# 五禮通考

口古2
1062
58

五十八

門口 12
號 1062
卷 58

#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四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王鳴盛
太子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 嘉禮三十七

### 射禮

詩大雅行葦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鍭矢參亭已均中藝 箋舍之言釋也藝質也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為賓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為次第 疏敦與雕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以言天子敦弓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敦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鍭參停者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輕重鈞停四矢皆然故言四鍭既鈞冬官矢人為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又解舍矢既均之義言已均中藝為所射之質四矢皆均中也傳言中藝故又解之云藝是質即所射之物正鵠之總名但此說大射當為鵠也以下事言養老之事而此論射則知當為養老禮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而亦射以擇賓則亦為大射何則禮射有三賓射在朝而射以娛賓燕射因燕而射以為樂皆無擇士之義樂記云祀於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于太學以教諸侯之悌是祭與養老為相類之事故知此射必大射也王肅以此為養老燕射按燕射於燕旅酬之後乃為之不當敍文於曾孫維主之上豈先為燕射而後酌酒也以此知毛意亦為大射也言序賓以賢者按壺數算云某黨賢于某若干純為中多者為賢此射擇之

為賓而云賢明以
射中多少為次也

朱子曰敦雕通畫也天子雕弓堅猶勁也鏃金鏃翦羽矢也鈞參亭也謂參分之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舍釋也謂發矢也均皆中也賢人文也又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注云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則此敦弓即彼王弧也傳言此者明既句是引滿之時也以合九成規此弓體直今言既句明是挽之說文云彀張弓也二京賦曰彀弓既彀彀與句字雖異音義同射禮摺三挾一个大射禮然也摺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閒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个今言挾故知已偏釋之也按大射禮揩三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illegible]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敦弓既句既挟四鏃如樹序賓以不侮

傳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四鏃

箋射禮摺三挾一个言已挾四人敬于禮則射多中

疏天子至成規皆冬官弓弓即彼王弧也傳言此者明既句是引滿之時也以合九成規此弓體直今言既句明是挽之說文云彀張弓也二京賦曰彀弓既彀彀與句字雖異音義同射禮摺三挾一个大射禮然也摺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閒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个今言挾故知已偏釋之也按大射禮揩三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illegible]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薦田案周禮司弓矢鍭矢殺矢用諸近射田獵庳矢恒矢用諸散射鄭注云散射謂禮樂之射如養老而射亦禮樂之散射也養老之射亦是大射但儀節大抵相同而為禮則別今另列于此

又案以上養老之前射以擇賓

詩小雅車攻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傳決鉤弦也拾遂也佽利也柴積也輕重相得既同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

疏此章言時諸侯所有決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而和利矣弓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既田畢王以餘獲之禽賜之則以此射夫而取之此射夫皆已射一番若中得禽者既同復將射之位欲更射以求禽也若以射之而不中者則又助我中者舉積禽此文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也其大夫亦在獲射之中則此可以兼馬諸侯而謂之射夫者夫罚子之總名傳以佽為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比次而後射得和利故毛云佽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佽為利也言謂弓體有強弱各其力之所便又弓矢之名有安危調之使相得田無射禮唯既田乃有班餘獲射在於澤宮言同復將則之位在澤宮之位也以言助我舉積是不得射者助他人也故射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矣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不勝者降即此是也此謂士大夫以上有禮射者庶人則以主皮當禮射故鄉大夫以五物詢衆三曰主皮是也

李氏樗曰決以骨為之著於右巨指以鉤弦者也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者也拾亦謂之遂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鄭氏曰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破碎物也

蕙田案以上巡狩諸侯從王賜射餘獲

周禮夏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

易氏祓曰祭祀之禮以牲為重視牲分牲養牲巡牲見於未祭之先將祭之時則夕牲展牲牽牲射牲割牲無非禮者射人所掌則射牲之禮而已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此雖天子自為之方其迎牲於門則君執鞭卿大夫從士執芻至於君親射牲而孤卿大夫咸與焉此射人相孤卿大夫之儀法以其掌射法治射儀故也

司弓矢凡祭祀供射牲之弓矢（注）射牲示親殺也殺牲非尊者所親惟射為可

大戴禮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

蕙田案以上祭祀射牲之禮

周禮夏官諸子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

遂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注）游倅倅之未仕者學太學射宮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疏）大學在國中即夏后氏東序在王宮之右也射宮即國之小學在西郊則虞庠是也

王氏曰國子之於政事若宿衛固守之屬也有者使之在學而養之也

于氏安石曰春合諸學則修德學道也秋合諸射則以待兵甲之事也

禮記王制司徒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者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注）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疏）命鄉簡不帥教者乃命鄉內者老皆會于鄉學之庠乃擇善日於此鄉學內為不帥教之人習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又於鄉學習鄉飲酒之禮老者居上故曰上齒欲使不率教之人觀上功則自勵為功觀上齒則尊敬長老

蕙田案以上元日習射于庠

射義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注）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注）流猶放也言曰流共工于幽州

蕙田案以上試貢士于射宮

內則子生男子設弧于門左女子設帨于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注)弧者示有事於武也悅事人之佩巾也表男女也負之謂抱之而使鄉前也射始有事也(疏)此明大夫以下生子設弧矢之法

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疏)射禮惟四矢者天地非射事所及惟禦四方故止四矢蓬是禦亂之草桑衆木之本

射義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疏)用六者天地四方也禮射惟四矢者示事有不用也然後敢用穀者三日射罷之後然後敢用穀以食其子也飯食之謂者射畢用穀猶事畢設飯食故也

蕙田案以上始生之射

內則成童舞象學射御(注)成童十五以上(疏)舞象謂武舞之象氏云小舞謂用于戈之小舞也以其年尚幼故習之武之

蕙田案以上成童學射

少儀侍射則約矢不角不比不興不拾不比不興不拾不比不興不拾

故謂之約矢也射與投壺之禮勝者之弟子酌酒置於豐上其不勝者跪而飲之若卑者得勝則不敢徑酌當前洗爵而請行觴也容若不勝則主人亦洗而請所以優賓也角兕觥也今飲尊者及客不敢用角但如常獻酬之爵也馬者投壺之勝算

蕙田案以上卑幼待尊長射

曲禮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應氏鏞曰射者男子所有事可以疾辭不可以不能辭也

大戴禮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

蕙田案此條與郊特牲文同

以上不能射辭疾

禮記樂記武王克殷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注）貫革穿革甲也

蕙田案以上散軍之射

右射雜儀

書益稷侯以明之



蔡氏沈曰侯射侯也明者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

周禮天官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注）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也麋侯君臣所共射鳧凫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參七十干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鄭司農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正四寸曰質元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丈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鳧鵠鳧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雋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衆也（疏）以其雖有正鵠之別鵠云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自射也豹侯卿大夫所自射者遠近三等人有尊卑分為三節尊者射遠卑者射近故知王射虎侯諸侯卑於天子其自射射熊侯明助王祭亦射熊侯卿大夫卑於諸侯以其自家射射麋侯五十步明助王亦射豹侯五十步故知射豹侯卿大夫更言已下者兼有士亦射豹侯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以其唯有二侯故分為二等云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者以其唯有一

侯故也云凡此侯道虎九十弓至五十弓並約鄉射記云鄉侯侯道五十弓案大射大侯參侯豻侯直言九十七十五十不云弓故注鄉射記云大侯九十者七十弓五十者五十弓可知也天子三侯與彼畿外諸侯同但用皮別耳故此注虎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麋五十弓云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參七十豻五十者大射所云者是也鄭注大射云大侯者熊侯也參侯者豻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豻侯者豻鵠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者其侯道則去侯內諸侯之近尊不得同於天子三侯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者其侯道則去侯遠近之道故引鄉射記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者二寸據把中側骨中身也弓別取二寸以為侯身也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者據熊侯也五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者據虎侯也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者據豹侯麋侯也云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者崇高也上下為崇橫度為廣如鄉射侯中丈八丈四一丈丈皆方故云廣與崇方也云參分其廣鵠居一焉者謂三分丈八丈四一丈之侯各取一分而為鵠又云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自此已下皆重擇鵠居一焉之義以其侯中丈八三六十八故鵠居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者以其侯中丈四尺取丈二尺三四十二得四尺有二尺在又取尺八寸二六十八又得六寸有二寸在寸各為三分二寸併為六分取二分名為三分寸之二即是大半寸也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者一丈取九尺三三而九得三尺一尺在又取九寸得三寸仍有一寸分為二分得一分名為少半寸正鵠相對之物若鵠為鳥正亦為鳥若鵠正外體直是正鵠之名各有二義虎熊豹是猛獸將以為侯侯則諸侯也是示能伏得猛鷙諸侯麋者迷也將以為侯示能討擊迷惑諸侯以其祭者是大事射者觀德故為大禮故於三侯之上取義衆多

王氏與之曰馭民之道以正物為事正物則服猛毅為先能致猛毅莫大於虎豹熊次之能服猛毅莫大於王諸侯次之由是而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先正考天子之德也故其虎侯熊侯豹侯卿大夫之德則以養人為事養人以除害為先春秋多麋害稼則卿大射麋侯以除害也

## 冬官考工記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注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者謂侯中也天子射禮以九為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丈八尺諸侯于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為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參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惟大射則以皮飾侯大射者將祭之射也其餘有賓射燕射疏禮射有三有賓射燕射大射大射射鵠賓射燕射亦與此同

梓人攻木之工而為侯者以侯待木而張故也

王氏曰侯以布為之以皮飾之梓人攻木之工而為侯者以侯待木而張故也鄭氏鍔曰射必用侯正名曰侯者諸侯也天子諸侯卿大夫各有所射之侯而侯之制則有小大之不同天子之熊虎豹侯九十弓侯中丈八尺卿大夫麋侯七十弓侯中丈四尺卿大夫麋侯五十弓侯中一丈然其侯中之廣與崇方則一而已其廣與崇適相等焉謂侯之中高廣相似也蓋偏於左右則不得其正倚於上下則不得其正惟正然後可以期於中所以欲其相等也匠人之為防亦云廣與崇方蓋非相等則其力不足以捍患故也弓二寸以為侯中一丈八尺則鵠六尺也由是推之熊侯七十弓侯中丈四尺則鵠方四尺六寸有奇豹侯麋侯五十弓則侯中一丈而鵠方三尺三寸有奇鄭衆馬融皆曰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者蓋不考諸此耳

王氏昭禹曰鵠棲侯以為的者鵠之為物遠舉而難中射以及遠中難為善中則告勝焉故的謂之鵠也鵠以皮為之各如其侯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唯大射

以皮侯其餘
有賓射燕射

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注鄭司農云兩个謂布可以維持侯者也上方兩枝與身三設身廣一丈兩个各一丈凡為三丈下兩个半之傳地故短也元謂个讀為幹上个下个皆謂古也身躬也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古下古半上古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个七丈二尺下各一幅此侯凡用布三十六丈古言上个與其身三者明身居一分上个倍之耳亦為下个半上个出也个或謂之古者取其出而左右也侯制上廣下狹益取象于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疏先鄭意身即與中為一謂方丈者其上又加布一幅長三丈為兩个後鄭不從者侯有中有躬有个三者今先鄭惟有身不見中故不從之也古者布幅廣二尺二寸為絟皆以二尺計之此侯是九十弓侯侯中丈八尺則九幅布布長丈八尺九幅九丈幅有八尺為七丈二尺添前為十六丈二尺上下躬各三丈六尺即上下共為七丈二尺其上个七丈二尺下个有五丈四尺添前總用布三十六丈也其七十弓侯侯中一丈四尺其五十弓侯侯中一丈皆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个計之皆可知也

鄭氏鍔曰弓之左右出者其名曰个亦名曰古个或音幹取其張而用力也又名曰古者取其出而左右也侯有中又有躬有古古即个也與其身三者言身居一分上兩个倍之而居其三也下兩个半之者言下兩个居上兩个之半也

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注綱所以繫侯于植者也上下皆出舌連侯繩也縜籠綱者（疏綱以繫侯于植者也植則在兩旁邪置之也

趙氏惠曰縜是圈子穿在个邊綱却穿過圈子以縛在植上

易氏祓曰綱所以持侯而繫于植縜所以持綱而繫于侯上綱與下綱出舌皆八尺者以象人張臂之義縜寸者以象人伸指之義益臂為尋而指為寸皆近取諸身者也此又三射之侯與夫二侯二侯一侯之所同也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注皮侯以皮所飾之侯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謂此侯也春讀為蠢蠢作也出也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羣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其合于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焉（疏張皮侯者天子三侯用虎熊豹皮飾侯之側號曰皮侯而棲鵠者各以其皮為鵠綴于中央似鳥之棲故云而棲鵠也

丁氏與之曰
此大射之侯

鄭氏鍔曰春以功蓋氣至於春則發生之時人至於春則立功之時大射之禮所以發動使之求為有功之事也

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注五采之侯謂以五采畫正之侯也射人職曰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明矣其職又曰諸侯在朝則皆北面北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謂賓射也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疏此據賓射之侯言五采是九十弓之侯若七十弓者則三正五十弓者則二正也

鄭氏鍔曰五采之鵠者即射人所謂五正之侯也虎侯五正熊侯三正豹侯二正用五采以畫焉中朱次白次蒼次黃而元居外以五行相克為次也以南為首故先朱以正為的故曰正畫用五采侯張五采之侯則王與來朝之諸侯行賓射之禮也惟朝會而張此侯以射此遠國所以繫心於王而不敢攜

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注獸侯畫獸之侯也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閒暇飲酒而射疏此燕射之侯也息老物勞使臣無事飲酒三者燕皆有射法

鄭氏鍔曰六獸皆正面畫其正首於鵠之處張獸侯以明獸之害人者吾已射之矣此可以息燕焉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注謂司馬實爵而獻獲者於侯薦脯醢折俎獲者執以祭侯疏謂司馬實爵已下皆依大射而言

彼鄉諸侯禮天子射亦然又不辨大射賓射燕射則三等射皆同

王氏昭禹曰侯而祭之者不在而君子無往不用其至也

其辭曰唯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注若猶汝也寧安也謂先有功德其鬼有神或有也若如也屬從朝會也抗舉也張也詒遺也曾孫諸侯謂女後世為諸侯者

易氏祓曰侯之為侯非止射侯而已內能受矢外能威人者為射之侯屏蔽王室敵王所愾者亦為天子之諸侯使諸侯而安其為侯則善矣其或不安其為侯不能奉承于王命則司馬九伐之法在所必及故托其辭於祭侯曰抗而射女爾諸侯可不知所戒乎誠能安其為後謹守臣節則富貴可以長守故曰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雖曰詒之自上而所謂惟若寧侯者實諸侯之自求多福也



吳氏澄曰寧侯謂諸侯先有功德者能安寧其國故今射者願如安寧之侯而毋得如不寧之侯言當效有道之君而勿效無道之君也不屬于王所即所謂不寧侯也以其無道而遂疾之故抗射焉抗舉也強飲強食祝頌辭也

聶崇義三禮圖虎侯圖說曰司裘王大射則供虎侯言王大射者謂王將祀五帝于四郊昊天于圜丘及享先王選助祭者故于四郊小學之中王與諸侯及羣臣等行大射之法也虎侯者謂以虎皮飾其布侯之側其鵠亦以虎皮方制之著于侯中其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中亦身也侯身廣丈八尺三分其侯而鵠居其一焉則鵠方六尺矣此王之所射之侯也與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其為一事侯制上廣下狹葢取象于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樂以騶虞九節　能熊侯圖說曰王大射司裘亦供熊侯此助祭諸侯所射之侯也亦以熊皮飾侯側兼方制

其鵠侯道七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廣丈四尺亦三分其侯而鵠居其一則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者賈釋云以侯廣丈四取丈二三分之得四尺又于四尺之內取尺八寸得六寸有二寸在寸爲三分二寸總六分取二分二分于三分爲三分寸之二也三分寸之二即是大半寸也故云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也又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崇高也上下爲崇橫度爲廣則虎侯中丈八尺熊侯中丈四尺豹麋侯中一丈皆方故云廣與崇方也又射之諸侯樂以貍首七節　豹侯圖說曰王大射司裘亦供豹侯此助祭卿大夫并士所射之侯也亦以豹皮飾侯側兼以豹皮方制其鵠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廣一丈亦三分其侯而鵠居其一則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者賈釋云

以侯廣一丈內取九尺得三尺一尺取九寸一寸分爲三分取一分則一分于二分爲三分寸之一三分寸之一則是少半寸故云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也謂鵠者取名于鴟鵠鴟小鳥捉黠難中是以中之爲雋而取鵠之言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已志虎熊豹示伏猛言能伏得猛厲諸侯也麋者迷也以麋皮爲侯示能討擊迷惑之諸侯也射者大禮故于三侯之上取義衆多又侯道九十七十五十弓遠近三等者以人有尊卑分爲三節尊者射遠卑者射近故也射人云孤卿大夫樂以采蘋五節　熊侯圖說曰司裘云諸侯則供熊侯豹侯此謂畿內諸侯大射將祀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士熊侯則諸侯自射者也豹侯所選助祭臣下所射者也亦以熊豹

皮各飾其侯側方謂之鵠其侯道鵠居皆與王之熊
侯豹侯同　麋侯圖說曰司裘云卿大夫則供麋侯
此謂王朝卿大夫畿內有采地者將祭先祖亦行大
射之禮張麋侯君臣共射焉亦以麋皮飾侯側又以
皮方制其鵠著于侯中其侯道亦五十弓侯廣鵠方
丈尺之數亦與王之豹侯同　大侯圖說曰畿外諸
侯將祭先祖亦行大射禮而射三侯與天子同畿內
諸侯近尊不得同于天子三侯但射二侯而已畿外
諸侯遠尊故得申也三侯雖全而用皮別耳即大射
大侯九十參侯七十干侯五十是也大射直言九十
七十五十不云弓者案鄉射記註云大侯九十弓糝
侯七十弓豻侯五十弓是有弓可知也又大射注云
參讀曰糝糝雜也干讀曰豻豻胡犬也畿外諸侯自



射大侯即熊侯也云大侯者與天子大侯同九十弓
也其糝侯助祭者所射也大侯與天子雖同其糝豻
二侯用皮為別　糝侯圖說曰此謂畿外諸侯卿大
夫助祭于君所射之糝侯也糝雜也雜侯者以豹尊
于麋明以豹為鵠以麋為飾耳不純用豹麋者下天
子卿大夫故也其侯道七十弓侯廣鵠方丈尺之數
並與天子熊侯同　豻侯圖說曰豻侯者外諸侯之
士助君祭所射之侯也豻外國野犬以豻皮飾侯亦
方制為鵠其侯道五十弓侯鵠方廣並與天子豹侯
同　五正侯圖說曰天子賓射五正三正二正之
侯若諸侯朝正于王張此三侯與之共射謂之賓射
五正之侯九十弓亦三分其侯正居一焉凡畫正五
正五采三正三采二正二采五采者先從中畫朱方

二尺次白次蒼次黃次黑皆玄尺寸使大如鵠蒼即
青也以射者相刻相伐之事故還以南方爲本其外
白青等皆相刻爲次也又畫此五色雲氣以飾其側
樂以騶虞九節　三正侯圖說曰此三正七十弓之
侯亦三分其侯正居一焉三正之侯去元黃餘同五
正還以朱白青三色畫雲氣以飾其側此是諸侯朝
王爲賓所射之侯也凡畫雲氣用丹爲地以丹淺于
赤也故于丹上得見赤色之雲諸侯于已國射三正
二正之侯樂以貍首七節　二正侯圖說曰此二正
五十弓之侯亦三分其侯正居一二正之侯又去白
青直用朱綠二色畫雲氣以飾其側
此卿大夫聘會于王共射之侯也　熊首獸侯圖說
曰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註云獸侯畫獸爲侯

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白質
者謂以蜃灰塗之使白爲地正面畫其熊之頭狀亦
象正鵠三分其侯而處其一亦各畫雲氣飾其側燕
謂王勞使臣與飲酒而處其一亦各畫雲氣飾其側燕
後亦行此燕射之禮王自射此五十弓熊首之侯也
　麋首獸侯圖說曰諸侯麋侯赤質謂以赤塗之使
赤爲地正面畫其麋之頭狀必知然者案貍首者射
不來者之首也明熊麋以下皆正面畫其頭也王燕
勞之時諸侯射此五十弓麋首之侯也亦畫雲氣飾
其側　虎豹首獸侯圖說曰卿大夫布侯畫以虎豹
言布侯者謂不采其地直于布上正面畫虎豹頭狀
亦畫雲氣飾其側王燕射則卿大夫射此五十弓虎
豹首之侯也燕射必射此熊虎豹之首者不忘上下

相犯也言此三獸皆猛不苟相下若君臣之道獻可
者替否者不苟相從轉當犯顏而諫似此獸也故用
之　鹿豕首獸侯圖說曰王燕射士射五十弓鹿豕
之布侯者亦謂不采其地直于布上而畫鹿豕頭及
畫氣以飾其側諸侯必射麋士必射鹿豕者志在君
臣相養也案內則云麋鹿豕皆有軒並是可食之物
故知相養也天子諸侯特射熊麋之首卿大夫士兼
射虎豹鹿豕之首所謂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
數也此燕射天子已下尊卑皆用一侯其侯道又皆
五十弓弓二寸以侯中同方一丈者降尊就卑之義
以燕禮主于歡心故也

陳氏禮書周官司裘掌王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
諸侯熊侯豹侯卿大夫共麋侯皆設其鵠此大射之
侯也梓人所謂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射人
以射法治射儀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三侯三正孤
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豻侯二正此賓射之侯也
梓人所謂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鄉射記曰凡
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
豹士布侯畫以麋豕此燕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獸
侯以息燕是也大射之侯用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
而中又制皮以爲鵠賓射之侯亦虎熊豹麋之皮飾
其側而中畫五色（朱白蒼黃元）以爲正燕射之侯則畫熊麋
虎豹鹿豕之形以象鵠此三射之別也然司裘諸侯
熊侯豹侯則畿內諸侯大射之禮也畿外諸侯大侯
參侯干侯故大射禮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
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是也司裘不言豻

侯以士無大射故也不言參侯以畿外非司裘所共
故也射人言士豻侯二正則王三侯之爲虎熊豹諸
侯二侯之爲熊豹大夫之侯亦爲麋可知也蓋大射
以鵠則猶賓射之有正也賓射有皮則猶大射之飾
其側也大射側中皆皮故曰皮侯賓射側皮而中五
采故曰五采之侯則司裘射人之三侯二侯一侯其
側則同而所異者中而已鄭司農釋射人曰三侯熊
虎豹二侯熊豹是也鄭康成曰三侯五正三正二正
之侯二侯三正二正之侯一侯二正而已其說非也
蓋王三侯皆五正諸侯二侯皆三正經言王五正康
成謂有三正二正經言諸侯三正康成謂有二正可
乎夫天子諸侯所尚者威孤卿大夫所尚者才士所
尚者志威以服猛爲事而虎熊豹皆猛獸也故天子

大射之侯以虎熊豹才以除害爲職而麋害穀者也
故大夫大射之侯以麋士以有事四方爲能以勝夷
狄之守爲善而豻胡犬也故士賓射之侯以豻然燕
射天子降以熊諸侯降以麋大夫止用虎豹士用鹿
豕者息燕勞功則禮殺於祭祀賓客故天子諸侯殺
其威然後能下下孤卿大夫隆其才然後能衛上大
夫隆其才以至於威士隆其志以至於才則燕之爲
禮所以異乎大射賓射之嚴分守也麋鹿類也豕亦
害物者也春秋以冬多麋爲災詩以町疃鹿場爲患
禮記以食田豕爲虎之功此麋鹿豕之不可不除也
然則畿外諸侯大射以大侯參侯干侯何也大侯熊
侯也參侯麋侯也干侯豻侯也諸侯三侯熊爲上故
曰大侯大夫麋侯參於天子諸侯之侯爲三故曰參

侯天子得以兼諸侯之侯故有熊侯諸侯得以兼大夫士之侯故有麋侯豻侯康侯以參爲糝謂糝侯豹鵠而麋飾以大夫用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士用鹿豕不忘君臣相養非射禮之意也鵠取名於鳱鵠正取名於題肩皆鳥之捷黠難中者故以中爲雋焉其義則鵠者直也正者正也直已正志然後能中故記曰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鄭衆馬融王肅則以正在鵠內賈逵則以鵠在正內二者之說皆無所據要之大射之侯棲鵠賓射之侯設正燕射之侯畫獸以象正鵠而已考工記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鵠居一焉由是言之則賓射之侯亦三分其廣正居一也益弓二寸以爲中虎侯九十弓則侯中丈八尺鵠方六尺熊侯七十弓則侯中丈四尺鵠方四尺六寸有奇

豹侯麋侯五十弓則侯中一丈鵠方三尺三寸有奇鄭衆馬融之徒以四尺曰鵠誤也

又曰大射量人量侯道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鄉射記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倍中以爲鵠倍鵠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夫王之虎侯謂之大侯諸侯熊侯亦謂之大侯諸侯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則天子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五十弓可知豹五十弓則麋亦五十弓可知先儒謂弓之下制六尺則九十弓者五十四丈七十弓者四十二丈五十弓者三十丈八尺七十弓者中丈四尺五十弓者中十尺侯中廣崇方則五十弓之侯用布五幅長丈則中之布方丈矣倍中以爲鵠則上鵠下鵠各二丈矣倍鵠以爲左

右舌下舌半上舌則上左右舌布四丈而出躬各一丈下左右舌布三丈而出躬各五尺矣鄭氏謂半者半其出於躬是也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射人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大射量人以貍步量侯道蓋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大射擇士欲其能擬度而獲也故以貍步非大射則弓而已弓之下制六尺貍再舉足亦六尺其爲步同其所爲異也古者制度取於身而器用生於類故侯道生於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而侯道之遠侯中之廣者雖不止此然十弓者侯道之所始也故五十弓之侯其上則象人八尺之臂五八四十而用布四丈其下則象人六尺之足五六三十而用布三丈中其身



也上下其躬也躬之左右出者舌也持舌者綱也籠綱者縚也其不及地者武而已則下綱其足也武其足迹也中人之迹二尺二寸則侯之制度取於身可謂備矣

又曰司裘天子大射三侯虎侯侯道九十弓侯中丈八尺鵠方六尺熊侯侯道七十弓侯中丈四尺鵠方四尺三寸有奇鄭氏謂王之大射王射虎侯諸侯助祭者射熊侯卿大夫助祭者射豹侯其說蓋以大射禮公射大侯大夫士射參士射干而知之也天子諸侯與其臣大射賓射皆異侯而燕射與其臣則同侯蓋異侯所以辨其等同侯所以一其驩也凡侯面北西方謂之左其張而未射也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及

射則說束遂繫左下綱司裘諸侯大射共熊侯豹侯
鄭康成曰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熊侯
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是也侯步之制蓋與天
子熊侯豹侯同與畿外之熊侯參侯異遠近屈伸之
勢然也射人諸侯二侯四耦亦畿內諸侯耳司裘卿
大夫射共麋侯侯道五十弓侯中十尺鵠三尺三寸
有奇天子諸侯之射與臣異侯尊君也大夫之射與
臣同侯避君也士事人非事於人者也故有僚友而
無臣故無大射擇士之禮
又曰詩曰大侯既抗天子之侯也大射禮大侯九十
諸侯之侯也天子大侯九十步而諸侯大侯亦如之
參侯以眡天子熊侯干侯以眡天子豹侯則步中躬
舌之制可知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

及地武鄭氏曰中人之足長尺二寸以豻侯計之參
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去地二丈二尺少半
寸是也何則干侯中十尺上下躬舌各二尺為八尺
則丈八尺矣又下不及地尺二寸則豻侯上綱去地
丈九尺二寸矣參侯中丈四尺上下躬舌八尺則二
丈二尺矣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參鵠之下與豻侯
上綱埒此所謂見鵠於豻也大侯中丈八尺上下躬
舌八尺則二丈六尺矣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大鵠
之下與參侯上綱埒此所謂見侯於參也諸侯如此
則天子虎侯見鵠於熊熊侯見鵠於豹豹不及地武
又可知也
又曰司裘諸侯大射二侯射人諸侯賓射亦二侯畿
內諸侯也若畿外則三侯矣二侯四耦則三侯六耦

矣儀禮大射畿外諸侯之制也三耦射畢然後公射又三耦射畢然後公再射乃獲飲觶則三侯亦六耦也昔晉范獻子聘於魯魯侯享之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蓋方是時公室畢矣不能如禮士有賓射而不預王之賓射故射人無士之摯位士無大射而與王之大射故司裘掌豹侯士射焉鄉射記言鄉侯之遠近廣狹而不言其侯鄭康成謂鄉射當張麋侯

二正

又曰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蓋白德之成赤事之著故天子之侯白質諸侯之侯赤質天子諸侯言質而不言布大夫士言布畫而不言質則大夫士其地不采可知也君陽而奇故畫一臣陰而耦故畫二畫非特其首而已鄭氏之徒謂六獸皆正面畫其首於正鵠之處猶貍首射不來者之首也然天子歌騶虞大夫歌采蘋士歌采蘩三詩皆為射節而無射事孰謂貍首必射不來者之首耶

劉氏績曰周禮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考工記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獻獸侯則王以息燕凡侯有三皮布獸雖不同而鵠則皆以皮為之加于上以有毛生皮為之則曰皮侯蓋武舞以習武也詩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是也舉春則四時可知以布為侯各畫其獸曰五采之侯天子畫若虎若熊若豹諸侯則畫若熊若豹卿大夫則畫麋蓋文射專主禮樂試之於射宮選諸侯卿大夫士與祭者也以去毛之皮為侯如畫獸曰獸侯既燕則射詩所謂序賓以賢是也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則畫地亦赤矣大夫士息燕又以布矣

蕙田案以上侯制

周禮夏官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凡乘車載其弓弩〔注〕鄭司農云抉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詩曰抉拾既次詩家說或謂抉謂引弦彄也拾謂韝扞也元謂抉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士喪禮曰抉用正王棘若檡棘則天子用象骨與韝扞著左臂

裹以韋為之詔王告王
當射之節及授之受之
王氏曰乘車王所乘
之車載載之于車也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仲春獻弓弩仲秋獻矢箙(注弓弩成於和矢箙成於堅箙盛矢器以獸皮為之)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注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甲革革甲也春秋傳曰蹲甲而射之質也)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注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甲革革甲也春秋傳曰蹲甲而射之質也豻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用唐大又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中遠近可也勞者動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其弓(注從弓數也每弓者一箙百矢)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注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迫近弱弩發疾車戰野戰進退非強則不及弩無王弧王弧恒服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散射(注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枉矢殺矢矰矢恒矢弓所用也絜矢鍭矢茀矢痺矢兵矢絜天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前重於後微輕行疾也殺矢言



中則死鍭矢象焉鍭之言侯也二者皆可以司侯射敵之近者及禽獸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結繳於矢謂之矰繳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刜也正者皆可以弋飛鳥刜羅之也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低也詩云弋鳧與雁恒矢安居之矢也痺矢象焉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謂禮射及習射也前後司其行平也凡矢之制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三分二在前三在後絜矢之屬三分一在前二在後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恒矢之屬軒輖中(注鐵重也司弓矢職茀當為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勾者謂之弊弓(注體往來之衰也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而園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小而園弊猶惡也勾者惡則直者善矣)冬官考工記矢人為矢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注參討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司弓矢職茀當為殺鄭司農云一在前謂箭幹中鐵莖居參分殺一以前)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注鐵差短小也兵矢謂枉矢絜矢也此二矢亦可以田田矢謂矰矢)翭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注鐵又差短小也司弓矢職翭當為茀)參分其長而殺其一(注矢稟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今趣鈹也)五分其長而羽其一(注羽者六寸)以其笴厚為之羽深(注笴讀為槀謂矢幹)水之以辨其陰陽(注辨猶正也陰沈而陽浮)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注夾其陰陽者弓矢比在稟兩旁弩矢比在上下設羽於四角鄭司農云比謂括也)參分其羽以設其刃(注刃二寸)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注謂風不能驚憚箭也)刃長

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彊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注言幹羽之病使矢行不正俛低也翔回顧也紆曲也揚飛也豐大也趮旁掉也)是故夾而摇之以觀其豐殺之節也(注今人以拍夫矢擸衛是也)桡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注撓猶其幹)凡相笴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桌(注相猶擇也生謂無取盡也搏讀如搏黍之搏謂圜也鄭司農云欲桌欲其色如桌也)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注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筋膠未聞)六材既聚巧者和之(注聚猶具也)幹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注六材之力相得而足)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荆次之竹爲下(注此說弓幹善惡也)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注陽猶清也木之類近根者如其曲以爲弓故曰審曲面埶元謂曲埶則宜薄薄則力少直則可厚厚則力多)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注鄭司農云埶謂形埶假令木性自曲則當反)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注鄭司農云菑栗謂以鋸副析幹也謂邪行絕理者弓發之所從起)凡相角秋緧者厚春緧者薄辨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注鄭司農云昔讀爲錯謂牛角猵理錯也)疢疾險中(注牛有久病則角裏傷)瘠牛之角無澤(注少潤氣)角欲青白而豐末(注豐大也)夫角之本慮於剥而休于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注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謂曲隈之義)夫角之桡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注色白則埶)夫角之末遠于剥而不休于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注末之大者剥氣及煦之)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注三色本白中有青末豐鄭司農云牛戴牛角直一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注摶圜也廉棱嚴利也)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注餌色如餌)凡昵之類不能方(注謂膠善戾)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注簡謂筋條也)筋欲敝

之敝(注鄭司農云當弛)全然後可以爲良(注良善也)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注三材膠絲漆)寒奠體(注奠讀爲定定猶安也)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注春歲乃可用)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荼(注鄭司農云荼讀爲舒舒徐也日幹節目)斲目不荼則及其(十一)也筋(注俛猶久也)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憾恒由此作(注摩猶隱也憾絕起也)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帑則木堅薄其帑則需(注需謂不充滿鄭司農云帑謂弓中稗)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帑(注厚猶多也節猶適也)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注不皆約纏之緻不相次也皆約則弓帑侔猶均也)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修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于內而摩其角夫角之



所由挫恒由此作(注幹不均則角蹶折也)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注當弓之裏也長短名稱)其幹短者居簡恒角而短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注恒讀爲揯揯竟也竟其角而短於淵幹引之角縱不用力若欲反橈然校疾也既不用力放之又不疾)恒角而達譬如終紲非弓之利也(注達謂長于淵幹若達于簡頭紲弓靳角過淵接則送矢太疾若見紲于靳矣)今夫芟解中有變焉故校(注芟解謂接中也變謂簡背用力異校疾也亦疾也)恒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注重明達角之不利變譬言引宇之誤)撟幹欲孰于火而無贏撟角欲孰于火而無煙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溼亦不動(注鬻過孰也煙炙爛也不動者謂弓也)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溼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于外必動于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注濕猶生也)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注宛謂引之也引之不休止常應弦言不罷需也俊謂簡也鄭司農云敝讀爲蔽謂弓人所握持者)下柎之弓末應將興(注末謂簡也弓柎畢應弦則柎將動)爲柎而發必動于稍

注綱接中弓而羽綱末應將發注羽讀為屈屈緩也接中動則緩綱簡應弦則角幹將落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注無難易也體防深淺所止謂體定張之弦居一尺引之又二尺維體防之引之中參注體謂內之於檠中定其體防深淺所止謂體定張之弦居一尺引之又二尺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注負弦辟戾也負弦則不如環如環亦謂無難易材美工巧為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注有三讀為又參量其力又參均者謂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破筋而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假令弓力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弛其弦以繩緩擐之每加物一石則張一尺不勝無負也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鈐絲三邸漆三材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注權平也侔猶等也角幹既平筋三而又與角幹等也鈐緩也邸抵輕重未聞孰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注材良則句少也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注人各以其形貌大小服此弓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注又隨其人之情性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若是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骨直以立忿鷙以奔若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注言損贏濟不足者奔猶疾也骨直謂強毅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且不深注三舒不能疾而中言矢行短也中又不能深其人危其弓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利射侯與弋注射遠者用鴈夾庾之弓合五而成規侯非必遠顧鴈弓者材必薄薄則弱弱則矢不深中侯不落大夫士射侯矢落不獲弋繳射也往體多來利射革與質注射深者用直此又直焉於射堅宜也王弓合九而成規謂干盾質木椹天子射侯亦用此弓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注射深用直唐弓合七而成規大弓亦然革謂干盾大和無灂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無灂若背手文注弓表裏灂合處若人合手背文相應鄭司農云如人手背文理角環灂牛筋黃灂麋筋斥蠙灂注大和猶良者也深謂灂在中央兩邊無也角無灂謂隈裏摩注和猶調也鞁拂也將用弓必先調之拂之摩之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注句于三體材敝惡不用之弓

旨交也覆猶察也謂用射而察之至猶善也覆也但角善則矢雖疾而不能遠善則矢疾而遠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注射深之弓也筋又善則矢既疾而遠又深）

蕙田案以上弓矢

爾雅容謂之防（注如小曲屏唱射者所以自防隱）（疏容一名防一名之）

聶崇義三禮圖曰舊圖云之一名容似今之屏風其制從廣七尺以牛革鞔漆之今案大射禮謂之乏射人職謂之容鄭之兩注謂唱獲者所蔽以禦矢也賈釋云以容蔽其身故得禦矢言之者矢至于此乏匱不去也又下文云凡用大射賓射等乏皆用革也

陳氏禮書正面北乏面南故文反正為乏侯各有獲各有容故王三侯三獲三容諸侯二侯二獲二容卿大夫士一侯一獲一容容革為之鄉射乏三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大射西十北十謂之乏以矢力乏於此也謂之容以獲者所庇也爾雅曰容謂之防容與防皆乏之異名也

蕙田案以上乏

聶崇義三禮圖曰司弓矢云大射燕射共弓矢并夾注云并夾矢簇（音聶）賈釋云矢簇之言出于漢時若王射則射鳥氏主取矢其矢著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

蕙田案以上并夾

周禮春官太史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注飾謂於射而飾中以待射中所以戚算者禮事升降進退之事太史守其禮節也）

聶崇義三禮圖說曰鄭注鄉射禮射于榭用鹿中有堂無室曰榭榭即州序也舊圖云士之中長尺二寸首高七寸背上四寸穿之容算長尺二寸鄉

射記曰鹿中髦前足跪鑿其背容八算注云前足跪者象教擾之獸受負也賈釋云服不氏教擾猛獸有堪受負有不合受負者若今駝受負則四足俱屈又投壺禮孔義云其中之形尅木為之狀如鹿兕而伏鑿背盛算　兕中圖說曰大夫射于庠用兕中鄉射禮注云庠之制如鹿中　皮樹中圖說曰鄉射記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注云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皮樹獸名賈釋云知城中是燕射者以下有賓射大射不在國故知城中是燕射也張鎰圖云皮樹人面獸形　閭中圖說曰諸侯立大學于郊若行大射于此大學則閭中鄉射記注云閭獸名如驢一角或曰如驢歧蹄虎中圖說曰諸侯與鄰國君射于境則虎中賈釋云與鄰國君射則賓射也以其主君有送賓之事因送則射

陳氏禮書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於境則虎中大夫射則兕中士則鹿中鹿中髦前足跪鑿背容八算則皮樹中兕中而燕射大射賓射異中大夫士射必於郊而燕射賓射同中君射則始納於西堂下繼又總之以適次大夫士射則納於西堂而已此尊卑之辨也其奉之也先首其設之也必坐其位則南當楅西當西序其嚮則東面籌雖八十所容者八算而已上射之算釋於左下射之算釋於左則賓主之黨辨矣二算為純一算為奇則勝負之黨辨矣鄉射用鹿中而投壺亦鹿中者投壺輕於射禮故用中之下者而已

蕙田案以上中

聶崇義三禮圖說曰鄉射禮司馬命弟子說楅賈釋注云楅猶幅也所以揚笥齊矣也以楅爲幅者義取若布帛有邊幅整齊之意故云承笥齊矣也下記云楅長如笥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幅髹注云兩端爲龍首中央爲蛇身相交龍蛇君子之類交者象君子取矢于楅上髹赤黑漆賈疏引鄭注易龍戰于野云聖人喻龍君子喻蛇是龍蛇總爲君子之類也舊圖云楅長三尺有足置韋當于背

陳氏禮書鄉射記曰楅長如笥博三寸厚半寸龍首其中蛇交韋當髹之蓋兩端龍首所以限矢也其中蛇交所以安矢也韋當所以分矢也大射三耦既拾取矢挾之所以齊矢也夫楅之楅矢蓋猶楅衡之楅牛考之於禮奉楅者坐奠委矢者坐委乘矢者坐撫取束矢者坐脫則楅卑而無足可知舊圖楅有足誤矣

蕙田案以上楅

聶崇義三禮圖說曰舊圖云韋當長二尺廣一尺置楅之背上藉以箭鄉射記注云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爲之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分委于當賈釋云直者通身之言其楅兩頭爲龍首于背通身著當言直者當心中央也知丹韋爲之者周尚赤故也

蕙田案以上韋當

周禮春官司常凡射共獲旌（注）獲旌獲者所持旌（疏）言凡射則大射賓射及燕射皆共之夏官服不氏射則張贊侯以旌居之而待獲（注）謂待射者中而服不氏舉旌以養也

蕙田案以上旌

聶崇義三禮圖說曰舊圖云算長尺二寸以實于中人四算一偶八算其數無常隨偶多少若鄉射記云籌八十謂十偶而言是數無常也又此云算長尺二寸與投壺禮同其鄉射記算長尺有握握四指也一指一寸是尺四寸也

陳氏禮書鄉射記前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握布四指指一寸則籌尺有四寸矣公羊傳曰膚寸而合按壺曰室中布五扶先儒謂側手爲膚鋪四指爲扶則握與膚扶一矣握素刋其本也鄉籌八十而中實止於八者籌八十以十耦計之也一人四矢皆中則用八籌焉射未必皆中而必備八算者不敢期人之不中也每一耦射中者一箇釋一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有餘算則反之蓋釋獲者取八籌於中執之改實八算以待後中既釋獲委於其中而又取執而改實焉故中之所容常八算

蕙田案以上算

聶崇義三禮圖說曰鄉射記曰楚扑長如笴刋本尺又曰射者有過則撻之注云刋其可持處扑刑器司射常佩之過謂失揚中人也凡射時失中人當刑之今鄉會衆賢以禮樂歡民而射者中人本意在侯去傷害之心遠是以輕之扑撻于中庭而已書曰扑作教刑

陳氏禮書衆之所在非威不足以制之故古者閭胥于鄉小胥于學有觶撻司市于市有扑罰司徒于誓田亦有扑書稱扑作教刑撻以記之禮稱夏楚二物

收其威也則射之有扑宜矣鄉射司射升堂告賓則去扑降而反位則搢扑升而去扑所以敬尊也降而搢扑所以威重也

蕙田案以上扑

聶崇義三禮圖說曰案鄉射大射之義其射物在庠之楹間若丹若黑而午畫之從者長三尺橫者曰距隨長尺二寸言距隨者謂先以左足履射物東頭爲距後以右足來合而南面並立曰隨

陳氏禮書物者則之所自出也射之所履不過乎物故位謂之物左爲下物右爲上物其畫也若丹若黑其設也兩楹之間於序則當棟於堂則當楣弓長六尺而兩楹之間容弓筈長三尺而物如筈武長尺有二寸而距隨長武一縱一橫縱長而橫短此所謂度尺而午也前足至物之左端右足合而隨之此所謂距隨也凡射及物則揖履物則先左足先左足以正其位還視侯中以審其的然後俯正而俟此所謂以志正體直可以祈中矣

蕙田案以上物

聶崇義三禮圖說曰舊圖云決亦以朱韋爲之案大射禮云設決朱極三注云猶闓音剴以象骨爲之著右三指所以鉤弦而闓之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若無決極放弦契于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極

蕙田案以上朱極三

聶崇義三禮圖說曰舊圖云遂臂捍以朱韋爲之案鄉射禮注云遂射韝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也其非

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又大射注云遂著左臂裏以遂弦也

蕙田案以上遂

聶崇義三禮圖說曰大射禮注云次若今更衣處即所設之帷幄也故幕人掌帷幕幄帝以供掌次若王朝日祀五帝則掌次張大次小次凡祭祀張旅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後鄭以耦次在洗東大次大幄也初往所止居也小次小幄也既接祭退俟之處今又射有三位若王射設耦次亦宜有大次小次也又幕人職旁注云在傍曰帷在上曰幕或在地展陳于上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即王所居之帳也帝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帝皆以繒爲之賈釋云帷在下幕在上共爲室幄帝又在帷幕室內設之也

蕙田案以上次

右射器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五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王鳴盛參校
李大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三十八

射禮

蕙田案劉向別錄以投壺屬吉禮陸德明云或云宜屬賓禮皇侃則云與射爲類宜屬嘉禮康成目錄云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燕射皆嘉禮則皇氏之說是也徐氏師曾云此篇雖在大小戴實儀禮之正文盎壺者實酒之器而投壺者射禮之細也原其始必燕飲之間或因庭之修廣不足以張侯置鵠或因賓客之衆不足以備官比耦欲

行射禮而不可得故姑舉席間之器以寄射節亦庶幾可以樂賓而習容講藝也此投壺之所由興先王以其亦可以觀德故不廢焉

禮記投壺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注矢所以投者也中士則鹿中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疏士則鹿中案鄉射記云大夫士之禮故云士則鹿中不云兕中者畧之也知此篇投壺是大夫士禮者以經云主人請賓是平敵之辭與鄉飲酒鄉射同故知是大夫士也若諸侯則燕禮大射每事云請於公不得云主人請賓也此既非諸侯之禮而經云奏狸首者別取燕飲之義非謂尊卑之詩其諸侯相燕亦有投壺故左傳云晉侯與齊侯燕投壺然則天子亦有之但古禮亡無以知也其中之形刻木為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圓圈以盛算云奉之西階上北面者案鄉射禮將射之時司射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於賓故知此司射奉中在西階上北面其執壺之人賤於司射故在司射之西以凡行禮統於主人雖俱在西階而當尊東故燕禮大射宰夫代公為主人與賓俱升西階而主人在東也）

方氏慤曰矢將以授賓故主人奉之中將以待獲故司射奉之壺將以待投故使人執之而已曰使人則不必有攸司也夫人而為之可也射以中為善故盛算之器名之投壺亦用射之以其為射之類亦以中為善故也

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



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疏知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為讓辭）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庶羞繼至此亦在脫屨升坐之後若鄉射之禮則在飲酒未之前為射以其詢衆庶禮重故早射異於燕射也

方氏慤曰矢以直為善壺以正為善

蕙田案王肅云枉不直哨不正與鄭小異今本大戴禮乃作峭謬甚

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注固如故也言如故辭者重辭也）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注不得命不以命見許）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作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注賓再拜受拜受矢也主人既辟進授矢兩楹之間也拜送送矢也辟亦于其階上）（疏此一經論賓與主人受矢送矢之節賓再拜受者賓既許主人投壺賓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遙受矢也主人般還曰辟者主人見賓之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言此者欲止賓之拜也於是賓及主人各來兩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授矢於賓主人作階上拜送者主人既授矢之後歸於西階上見主人之拜賓乃

般還而告主人曰今辟而不敢受之言此者亦止主人拜知皆北面者案鄉飲酒鄉射拜受爵皆北面故知亦當北面熊氏云以拜時還辟或可東西面相拜又以曰辟者是賓者來辭告主人及賓言曰辟義亦通也

呂氏大臨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三請賓三辭而後許拜受拜送皆般還以辟有加于射禮者不敢以禮殺而紓吾敬也燕樂而不流禮殺而敬不衰此德所以修交所以久也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注主人既拜送矢又自受矢進即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退乃揖賓即席欲與倍進明為偶也賓席主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疏此一經明賓主受矢之後就投壺之筵已拜受矢者謂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受矢也進即兩楹間退反位者主人受矢之後乃獨來就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看投壺處所乃却退反阼階之位揖賓就筵者主人於阼階之上西面揖賓令就投壺之筵於是賓主各來就筵注云退乃揖賓者解經退反位揖賓也所以揖之者欲與賓俱即席相對為偶而共投壺云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者以壺在於南故知投壺南鄉也投壺是射之類故知席相去如射物也物為射者所立之處物長三尺閾一尺二寸兩物東西相去容一弓故鄉射記云物長如笴其間容弓距隨長武注云笴長三尺距隨者物橫畫也

陳氏禮書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投壺射之類必先行燕飲焉此賓所以辭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也

主人位於阼階之上然後奉矢三請於兩楹之間既受則退而拜送既拜送自受矢既受矢則進而示有事又退而揖賓就筵則主人再即楹間而再復位矣賓位於西階之上再辭乃從然後受矢於兩楹之間退而拜於其位則賓一即楹間而一復位矣鄉射司射升自西階西面北上北面告于賓鄉射飲拜受爵送爵皆北面然則司射奉中賓主拜送矢受矢皆北面可知也司射執矢奉中北面則使人執壺亦北面可知也鄉射射在脫屨升坐之前燕禮射在脫屨升坐之後投壺所以樂賓也類於燕禮故鄭氏謂燕飲酒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注壺度其所設之處也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席主人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賓入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執算而立以請

賓俟投〔疏前經賓主既就筵此經明進度壺并算之節司射進度壺者司射於西階之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乃東嚮來賓主筵前進所量度其壺置於賓主筵南間以二矢半者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是各隨光明處也矢有長短亦隨地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大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則二尺也七扶者則二尺八寸也九扶者則三尺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反位者司射度壺既畢更還西階上位設中者司射西階上取中稍進東面而設中也東面執入算興者既設中之後于中西東面手執入算而興起其中裏亦實入算注亦實入算于中橫委其餘於中西此約鄉射文實八算於中今此投壺射之類故云亦實八算於中亦者亦鄉射也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注請猶告也順投矢本先入也比投不拾也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投藝如此任為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因為樂疏此一經明司射告賓主以投壺之法也順本也言矢有本末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為入則為之釋算也若矢以末入則不名為入亦不為之釋算也比投不釋者比頻也又賓主投壺法要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壺之釋算也勝飲不勝者又告云若投勝者則酌酒飲於不勝者也正爵既行者又說飲法也正爵謂勝飲不勝之爵也以其正禮故謂為正爵既行謂行爵竟也請為勝者立馬者此謂行正爵畢而為勝者立馬者則又取算以為馬表於賭數也必謂算為馬者馬是威武之用為將帥所乘今投壺及射亦是習武而勝者自表堪為將帥故云馬也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為成若專三馬則為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滿得二劣偶得一一既劣於二故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為三故云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者若頻得三成或取彼足為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慶賀於多馬之偶也請主人亦如之者應曰諾竟而司射又請主人事事亦如賓而立人皆亦司射請賓之黨為每事並應曰諾如賓也案鄉射司射請賓于西階上請主人於阼階上則此請賓請主人皆亦就賓主之前也又此經正爵為罰爵故下別云三馬既備請慶多馬今鄭注或以罰或以慶則慶馬勝算亦為正爵者鄭通而解之罰慶俱是正爵故下文云正爵既行請徹馬彼謂慶爵亦稱正爵也案鄉射禮三耦先射賓主乃射以射禮重也此投壺不立三耦以投壺禮輕故也



蕙田案請賓曰以下大戴禮多奏投壺之令一句文義較備比投不釋下大戴禮多一算字亦較明一馬從二馬疏云定本無此一句但玩上下文義有之為大戴禮豈後人又因疏言而去之耶

陳氏禮書司射奉中於西階上乃進度壺於簷前蓋於是時受壺於使人而進焉然則使人執壺在司射之西矣射之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司射反西階

之位而設中則投壺之中亦東面矣投矢之禮以本入爲順末中爲逆故曰順投爲入拾投取勝然後可數比投自樂不足爲工故比投不釋算漢人格五之法有功馬有散馬皆刻馬象而植焉鄭氏釋周禮火弊獻禽謂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投壺之馬蓋亦如此

方氏慤曰凡射人各四矢詩言四矢反兮是也四矢則四算投壺亦如之賓與主則入算矣上言入下言釋互相明也呂氏大臨曰矢本入則本末之序正矣左右拾投則賓主之儀答矣不如是則雖投不爲入雖入不釋算所以責審固詳節文也故射與投壺所以觀人之德必容體比于禮容節比于樂不尚于苟中也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注弦鼓瑟者也貍首詩篇名也今逸射義所云作樂節投壺之儀命弦者請奏貍首者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疏此一經明司射命二人間若一者謂司射命遣鼓瑟之弦者請奏貍首之篇間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間疏數如似一也知弦鼓瑟者鄭約鄉射禮用瑟也案下有鼖鼓節亦有鼓以弦爲重故特云命弦者云貍首詩篇名也者以與射義騶虞采蘋相類故知詩篇名也既非諸侯投壺而奏貍首者義取燕飲之儀猶如鄉射奏騶虞不計人之尊卑云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者解所以問若一投壺



者當聽之以爲志取投合於樂節故頌中間若一也案鄉射三番初一番耦射不釋算第二番釋算未作樂第二番乃用樂此投壺發初即用樂者以投壺禮輕注於散樂故也

方氏慤曰以弦歌貍首故命弦者奏之間者樂之節欲其終始相協故曰若一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注拾更也司射坐以南爲右北爲左也已投者退各反其位算則坐疏此一經論投壺之事中者釋算之儀左右告矢具者左謂主人右謂賓客司射告于與賓以矢具也請拾投者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也司射東面立釋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者若矢入壺者則司射乃坐釋一算於地也賓黨於右者右謂司射之前稍南也主黨於左者左謂司射之前稍北也已投者退各反其位約鄉射禮射畢則各反其位亦各反其位辟後來也反位謂主黨於東賓黨於西

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注卒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又請數其所釋左右算如數射算一純以取賓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算爲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數左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畢則司射執奇算以告於賓與主人也若告云某賢于某者未斥主黨勝與賓黨勝與以勝爲賢尚技藝也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疏此一經明投壺算數之儀卒投者謂投壺卒也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者司射於壺西東面執算請曰賓主之黨卒竟

挍請數算二算為純一純以取者純全也二算合為一全地上取算之時一純則別而取之一算為奇者一算謂不滿純者奇隻也故云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者奇餘也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算手執而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者或左或右不定故稱某賢賢為勝者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算則云五純也奇則曰奇者若有奇數則曰奇假令九算則曰九奇也鈞則曰左右鈞者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云如數射算者以挍壺射之禮文也一純以取實於左手謂就射算云一純以取至其他如右獲此皆鄉射之類故知此數挍壺之算如數地上之算以右手每一純別而取實於左手云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者滿十純則從而委之於地司射東面則東西為縮每十雙則東西縮為一委每有十雙更別委之故云每委異之云有餘則橫諸純下者有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橫於純下謂橫在十純之西南北置之云一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者若惟有一算則縮之零純之下在零純之西東西置之此謂數右算之法若數左算則異於右算謂總斂地之算實於左手之中每一純取以委地崇十則異之謂滿十純總為一委云其他如右獲者謂所縱所橫如右獲也

蕙田案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大

戴禮作有勝則司射以其算告曰某黨賢於某黨賢若干案時已卒挍有勝所不必言司射見上不必複出其算其字當為奇字之訛並當從小戴為確

陳氏禮書 射禮主人為下射實為上射釋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挍之釋算亦如之然則實黨為上挍主黨為下挍矣射禮之數右獲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變之每委異之有餘則畫諸純下一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然後兼兩左算實于右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挍壺之數算亦如之然則實黨之算自地數之以實于手主黨之算自手數之以委于地矣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注司射又請於賓與主人以行正爵酌者勝黨之弟子酌者亦酌奠于豐上不勝者坐取乃退而跪飲之灌猶飲也言賜灌者服而為尊敬辭也周禮曰以灌賓客賜灌敬養各與其偶于西階上如飲射爵疏此一節明飲不勝之儀命酌曰請行觴者謂司射命此酌酒者曰敬以請賓與主人行觴謂罰爵之事賓主已許汝當酌之酌者曰諾者謂勝黨之弟子曰諾受領許酌乃于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奠於豐上也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者謂勝者與不勝者俱升西階勝者在東不勝者跣取豐上之爵手奉其觴曰蒙賜灌灌猶飲也勝者跪曰敬養者勝者跪執之曰敬以此觴而養不能注酌者勝黨之弟子此鄉射禮文也案彼文云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是也云賜灌敬養各與其偶于西階上如飲射爵者

蕙田案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大戴禮作舉手曰諸勝者之弟子爲不勝者酌酌者曰諾以酌皆請舉酒益謂司射舉手以詔勝黨之弟子如此所記有詳畧其義則同也

陳氏禮書射禮既數獲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上遂以執弣司射作升飲者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之上觶與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先降投壺禮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此與弟子洗觶升酌者類也當飲者皆跪奉觴此與不勝者取觶少退立

卒觶者類也獻之屬莫重於祼不勝者曰賜灌所以重勝者之禮已也酒所以養老與病勝者跪曰敬養所以矜不勝者之養於已也然則使酌者行觴特賓主黨之禮而已少儀曰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則畢者之於尊長主人之於客必親洗而酌焉此使酌者異矣侍投之禮罰不以角則凡投以角不以觶矣以角不以觶則無用豐爲鄭氏曰酌奠於豐於經無見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注）飲不勝者畢司射又請為勝者立馬當其所釋算

時也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得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于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不得慶也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疏）此一經論飲不勝者畢司射請為勝者立馬各當其所釋算之前所釋算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所釋算之算束中之西也一馬從二馬者投壺與射禮同亦三番而止每番勝者則立一馬勝則立三馬或賓黨兩勝而立二馬主黨一勝但立一馬即以主黨從就賓黨二馬以少足益於多以助

勝者為榮以慶者一馬從二馬之後乃以慶賀多馬故云以慶但此經上云請立馬者是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也慶禮曰三慶賀於多馬者賓主宿曰諾者無問勝與不勝皆稱曰諾注云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者以投壺射禮視之知亦三番而止案鄉射禮初番三耦射畢賓主之黨皆射畢乃釋算飲卒解一馬從二馬之意言或賓或主之黨黨中不能三耦及賓主等皆射中鼓節乃釋算飲不勝者第二番耦射畢賓主之黨皆射畢乃釋算飲卒解今投壺初則不立三耦唯賓主三番而止云三者一黨不得三勝者解一馬從二馬之意言或賓或主之黨黨中不能三番得勝故以一勝之馬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者不得慶也云飲慶爵者耦親酌不使弟子無豐者以飲不勝之時踧其無能故耦不親酌使弟子酌奠於豐上則鄉射禮所云者是也今既尊賢當須親酌手自投之故知不使其弟子無豐也皇氏以為三番而止者謂三耦投壺而止案鄉射禮每番皆三耦而止今云三耦投壺而止非其義也

陳氏禮書　射禮三耦而已投壺之禮賓主亦三而已每一勝則立一馬故三勝者立三馬然一黨不皆三勝或主黨一勝賓黨再勝則以一勝之馬從二馬以明一勝不足以為功三勝足以兼人也馬各直其算則立於中之西算之東矣多馬有慶則偶必親酌矣

蕙田案此節之首大戴禮云司正曰正爵既行請徵馬注投壺禮畢可以去其勝算也既徵馬無算爵乃行

蕙田案大戴禮于此節之下有終則復始一句投壺禮畢無算爵已行似不應有復始之事誤也

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尺二寸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尺半矢以柘若棘母去其皮注算多少視其坐算用當視坐投壺者之眾寡為數也投壺者人矢亦人四算焉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其禮襄隨宴早之宜無常處算長尺二寸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算長尺有握握數也修長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得圜圄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圜周圜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為腹徑九寸有餘也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矢用柘棘取其堅且重或以棘取無節疏此一節明算及矢長短多少并言壺之大小及矢之所用以儀禮準之此亦正篇之意彼以正言也今錄註者既陳

正禮於上又以此諸事繼之算之多少視其坐者言算之多少視其所坐之人每人四矢亦人四算也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者籌矢也室中最狹故五扶堂上差寬故七扶庭中彌寬故九扶投壺者人四矢案鄉射及大射人皆乘矢故知四矢也云春秋傳曰膚寸而合者此億三十一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證彼膚與此扶同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從整數計之云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者以算法方一寸高一寸百寸之積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也二斗之積為三百二十四寸也於此壺之圜囷之中凡有三百二十四寸今且以壺底一寸約之即於三百二十四寸之中五分之一得六十四寸八分也是腹修五寸約之所得之數也云求其圜周圜周二尺七寸有奇者壺底一重既有六十四寸八分以圜求方須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為三分則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并前六十四寸八分得八十六寸四分也即是壺底一重方積之九九八十一則為方九寸強也一面有九寸強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強今以方求圜四分去一有二十七寸強是壺圜周二尺七寸有奇也鄭之此計據二斗之數必知然者壺徑九寸以圜求方以方九寸計之凡九九八十一壺底一重有八十一寸五重則有五箇八十一寸總為四百五寸今以方求圜四分去一去其一百一寸四分寸之三餘有二十寸四分寸之三於二斗之積三百二十四寸內但容三百三寸四分寸之一不盡故云圜周二十七寸有奇乃得盡也若以斗五升計之計一斗五升之積有二百四十三寸則壺之所徑唯八寸餘也得容此數必知然者凡方八寸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得六十四寸壺高五重則五箇六十四寸總為二百二十寸於一斗五升之積餘分去一去八十寸餘有二百四十寸有餘乃得盡也今檢鄭之文注之意以二斗整數計之不取經文斗五升之義故云圜周二尺七寸有奇今算者以其二尺七寸之圜必受斗五升之物數不相會也或云壺體腹之上下各漸減殺苟欲望合恐非鄭意



陳氏禮書先王制禮未嘗無所因焉故室必用几而因几以度室堂上必用筵而因筵以度堂野外必用步而因步以度野投壺用指而已故因指以度籌春秋傳曰膚寸而合其說先儒則謂之側手為膚鋪四指為扶一指案寸則膚扶一也投或于室或于堂或于庭籌之扶或以五或以七或以九者所以隨目之早晏視地之廣狹也　投壺算長二尺射箭籌長二尺有握握布四指則射籌長投算矣然射矢曰籌投矢曰籌故　籌曰算大戴禮謂算大八分壺徑修七寸腹修五寸先儒釋大戴禮謂壺高下二寸併頸腹言之然則壺固無足矣觀司尊彝壺尊與著尊同列則壺之無足可知

朱子曰今詳經文不言壺之圜徑而但言其高之度容之量以為相求互見之巧且經言其所容止於斗有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則經之所言者圜壺之實數而注之所言乃借以方體言之而算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蓋壺為圜形斗五升為奇數皆繁曲而難計故算家之術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然後四分去一以得圜形之實此鄭氏所以舍斗五升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為說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遂并方體之所虛加以為

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爲圜壺腹徑九寸而圜二尺七寸則爲失之疏家雖知其失而不知其所以失顧乃依違其間訖無定說是以讀者不能無疑今以算法求之凡此言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爲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爲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此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爲一方壺則其高五寸其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寸二分中受二斗如注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算術所借以爲虛加之數爾若欲得圜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圜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

但爲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於五寸其廣雖不減於八寸五釐而其外圍則僅爲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爲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借會矣

魯令弟子辭曰母憮母敖母偝立母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母憮母敖母偝立母踰言偝立踰言若是者浮注弟子實黨主黨年辭者也爲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謂魯薛者禮衰非不知孰是也憮敖慢也偝立不正鄉前也踰言遠談語也常爵常所以罰人之爵也浮亦謂是也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晏子辭以罰梁邱據此一篇是周公正經而有當時按壺號令弟子之異未知孰是故因以記之也母憮母敖者憮亦敖也偝立謂不正面前踰言謂遠相談話偝立踰言有常罰之罰爵也若是者浮浮亦罰也注引晏子春秋者證浮是罰爵之義故小爾雅云浮罰也

蕙田案司射庭長一節陳氏澔移在此節之



鼓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魯鼓○□○□○□○□○□○□○□○□
○○□□○半○□○○○○□□○○○○□□○○薛鼓取半以下爲

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注此魯鼓薛鼓之節也國者擊鼙方者擊鼓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投壺之鼓半射節者投壺射之細也射謂燕射疏以鼓節有圓點有方點故以爲圓者擊鼙方者擊鼓若頻有圓點則頻擊鼓聲每一方點則一擊鼓聲是樂禮之事故知此射亦謂燕射非大射及鄉射也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注庭長司正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樂人國子能為樂者此皆與於投壺疏云司射庭長案鄉飲酒將旅使相為司正在庭中立于禪南北面察飲酒不如儀者故知庭正司正也冠士者謂外人來觀投壺成人加冠之士尊之故令屬賓黨若童子幾則屬主黨也云樂人國子能為樂者以國子習樂故云國子能為樂者欲明此樂人非瞽矇視瞭之徒以其能與主人之黨而觀禮故知非作樂瞽人也案國子是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今來觀樂士大夫投壺者以國之俊選皆在學習樂共士子來觀投壺非謂一皆是王子及公卿大夫之子也云此皆與於投壺者鄭恐但來觀其禮不觀投壺經既云屬賓黨主黨則是入賓主之朋故云與於投壺也

蕙田案大戴禮作堂下司正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今案鄭注庭長即司正則複出司正非也又此二句之下有云降揖其阼階及樂事皆與射同節十三字

陳氏禮書主人以仁接賓則樂人樂賓者也使者及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司射作人者也鄉射禮司射庭長正人者也鄉飲酒將旅使相為司正在庭中立於禪南故知長司正也故屬賓黨冠士行禮者也立者觀禮者也故屬賓黨壺以授矢致樂者也故主黨執之中以盛算取勝者也故賓黨奉之然黨雖有賓主之辨而主黨之樂人必位於西階之上使人執壺亦立於司射之側凡皆所以就賓也

魯鼓○□○□○□○□○□○□○□○□○□
○□○薛鼓○□○□○□○□○□○□○□○□
□○○□○半○□○○○○□□○○○○□□○○

（注此二者記兩家之異故兼別之）

蕙田案大戴禮于篇末有曰今日泰射四正

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既設執旌既載於侯既亢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此一段皆爲協韻之文其前數句皆見射義貍首之逸文也餘亦泛陳射事案投壺命弦者曰請奏貍首故此備述其詞耳末又曰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此則宜爲大射誓戒之詞不知何以綴于此篇之末也

劉敞投壺義古者投壺之禮主人以賓燕而後投壺也燕禮之輕者也輕則易易則褻褻則慢酒之禍恒由此作君子惡其慢以褻也爲壺矢以節其禮全其歡也君子之於人有必有以樂之有以歡之必有以禮之有以禮之法人也所養也非養人也主人之請不怠賓三辭不煩尊禮重樂之義也尊禮則敬重樂則和敬以和故上下能相親也君子所以異乎人者其唯易事而難悅乎不褻其接所以致難悅也主人拜送賓辟賓拜受主人辟授受之禮也授受者人道之大也不可以不敬也拜以敬之也勝飲不勝者罰也辭不曰罰而曰養者不尚人以勝不恥人以不能也飲曰賜灌不恥過也不忌人其過則忿忌人以勝已則慙矜恥人以不能則怨自恥已則慙矜以怨忿以慙此辨訟

之所由作也勝者有爵賞也有馬富也內不失其樂外不失其功然後富貴可保也投順爲入不順雖入不釋明順而後有功也樂以狸首以順爲節也侍於先生長者不角不擢馬以順爲禮也順爲功故弗非也順爲節故節可守也順爲禮故不悖也故曰古之君子不必相與言也以禮與行示之而已矣詩云示我顯德行此謂也

陳氏禮書投壺之籌曰矢勝算則以馬贊其禮則以司射實其算則以射中弦其筭則以射鼓之半而釋算數算勝飲不勝皆與射禮相類則投壺亦兵象也蓋兵以戰危人情之所惡飲酒相樂人情之所欲先于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者於其中使樂爲之不憚則平日之所習乃異日之所用也昔晉侯與齊侯宴投壺祭遵臨戎雅歌投壺然則投壺之樂豈閒於貴賤軍國之間乎其用鹿中者投壺輕於射禮故用中之下禮而已鄭氏謂鹿中者大夫士之禮是以射禮言投壺也恐不必然

應氏鏞曰壺之爲器取以實酒而置之席間者也春秋曰尊以魯壺周官曰其朝獻用兩壺禮器曰五獻之尊門內缶門外壺其始必于燕飲之間謀以樂賓或病於不能射也舉席間之器以寄射節焉投壺以爲樂猶擊缶以爲樂也以所飲之壺寓所投之矢制禮者因爲之節文且用樂以宣達其情此投壺所由



興也

少儀侍投則擁矢（注不敢釋于地也投投壺也投壺坐）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

蔥田案此條卑幼侍長者投壺之法注疏詳見射禮

春秋昭公十二年左氏傳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僞也（注言投壺中不足爲僞異疏禮記有投壺之禮其文無相者祝詞此中行穆子與齊侯皆有言辭者投之中否似若有神故設爲此語或作投時皆有言語禮自不載之耳伯瑕責穆子唯言壺何爲焉其以中爲僞責其失辭不云法不言是投壺皆有言也）

蔥田案此兩君宴饗投壺之法

右按壺

淮陰吳玉搢校字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王鳴盛參校
李奉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三十九

射禮

通典漢石渠議曰鄉射請告主人樂不告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臨失其姓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樂何也戴聖曰鄉射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可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元成曰鄉射禮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

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固當有之矣不必須合樂而後射故不云合樂也時公卿以韋議是

蕙田案漢書儒林傳梁邱賀子臨爲黃門郎論石渠此云黃門侍郎臨者即其人也

後漢書明帝本紀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通典晉咸康五年春征西庾亮行鄉射之禮依古周制親執其事

宋武帝爲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項羽戲馬臺射其後相承以爲舊準

隨書禮儀志後齊三月三日皇帝常服乘輿詣射所升堂即坐皇太子及羣官坐定登歌進酒行爵皇帝入便殿更衣以出驊騮令進御馬有司進弓矢帝射訖還御坐射懸侯畢羣官乃射五埻一品二品三十發三品二十五發四品二十發五品十五發侍官御仗以上十發已上第一埻一品五十發二品四十六發從三品四品第二埻三品四十二發四品三十七發五品第三埻三十二發六品第四埻二十七發七品第五埻二十一發八品第六埻十六發九品第七埻十發大射置大埻射司馬各一人錄事二人七埻各置埻將射正參軍各一人埻士四人威儀一人乘白馬以導的別參軍一人縣侯下府參軍一人又各置令史埻士等員以司其事

通典唐制皇帝射于射宮則張熊侯觀射于射宮則張麋侯皆去殿九十步大樂令設宮懸之樂鼓吹令設十二案於殿之庭若遊宴則射不陳宮懸三月三日九月

九日賜百寮射開元八年九月九日賜百官射給事中
許景先駁奏曰三九之辰頻賜宴射已著格式今猶降
綸音但古制雖在禮章多闕官員累倍帑藏未充水旱
相仍繼之師旅既不以觀德又未足威邊耗國損人且
爲不急夫古天子以射選諸侯以射飾禮樂以射觀容
志故有騶虞貍首之奏采蘋采蘩之樂天子則以備官
爲節諸侯以時會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
職爲節皆審志固行德美事成陰陽克和暴亂不作故
諸侯貢士亦試於射宮容體有虧則黜其地是以諸侯
君臣皆盡志於射射之禮也其大矣哉今則不然衆官
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爲利以偶中爲能素無五善之
容頗失三侯之禮凡今一箭偶中是費一工庸調用之
既無惻隱獲之固無慙色疏奏罷之至二十一年八月



勅曰大射展禮先王敘儀雖沿革或殊而遵習無曠徃
有陳奏遂從廢寢永鑒大典無忘舊章將射侯以觀德
豈愛羊而去禮緬惟古訓罔不率由自我而闕何以示
後其三九射禮即宜依舊遵行以今年九月九日賜於
安福樓下 自此以後其禮又息
唐開元禮皇帝射于射宮前一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
鼓吹令設十二案於射殿之庭東懸在東階東西面西
懸在西階西東面南北二懸及登歌廣開中夾廟門中
夾 謂前位也 張熊侯去殿九十步設乏於侯西十步北十步設
五楅庭前少西布侍射者位於西階前東面北上布司
馬位於侍射南東面布獲者位於乏東東面布侍射者
位於殿階下當御前少西陳賞物於東階下少東置罰
豐於西階下少西 豐所以承罰爵形似豆大如斗設罰鐏於西階西設篚於

尊西南實爵加幕其日質明皇帝服武弁出樂作警蹕及文武侍衛皆如常儀文武官俱公服典謁引入見樂作如元會儀酒三徧侍中奏稱有司既具請射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王公以下皆降文官立東階下西面北上武官立西階下東面北上持級隊羣立於兩邊千牛備身二人奉御弓矢立於東階上西面執弓者在北又設坫於執弓者之前置御決拾笥於其上（決今之射韝拾今之射提）獲者持旌自乏南行當侯東行至侯負侯北面立侍射者出西門外取弓矢兩手奉弓搢乘矢於帶（搢插乘矢四矢）入立於殿下射位西東面司馬奉弓自西階升當西楹前南面插弓命獲者以旌去侯西行十步北行至乏止司馬降自西階復位千牛郎將一人奉決拾以笥千牛將軍奉弓千牛郎將奉矢進立於御榻東少南西面郎將跪莫笥於御榻前少東拂以巾取決興贊設決訖千牛郎將又跪取拾興贊設拾以笥退莫於坫上復位千牛將軍北面張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一西面左執弭右執箭以進御訖退立於御榻東少後千牛郎將以巾拂矢進一矢供御御欲射協律郎舉麾先奏鼓吹及樂騶虞五節御乃射第一矢與第六節相應第二矢與第七節相應以至九節協律郎偃麾樂止千牛將軍以矢行奏中曰獲下曰留上曰揚左曰左方右曰右方（留矢短不及侯揚謂矢過侯左右謂矢偏不正也）御射訖千牛將軍於御座東西面受弓決拾退莫於坫上復位侍射者進升射席北面立左旋東面張弓南面挾矢協律郎舉麾樂作不作鼓吹奏樂貍首三節然後發矢若侍射者多則齊發第一發與第四節相應第二發與第五節相應以至七節協律郎偃麾樂止

射者右旋東面弛弓北面立乃退復西階下位（其射人多少臨時聽進止若九品已上俱蒙賜射則六品以下後日引射所司監之）司馬升自西階自西楹前南面揖弓命取矢降復位取矢者以御矢付于牛郎於東階下侍射者矢加于楅釋弓于庭前北面東上所司奏請賞侍射中者罰不中者侍中稱制曰可所司立楅之東西面監唱射矢取矢者各唱中者姓名中者立於東階下西面北上不中者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俱再拜所司於東階下以付賞物訖退後西面位酌者於罰鐏西東面酌進北面跪奠於豐上退立於豐南少西不中者進豐南北面跪取豐上爵立飲卒爵跪奠豐下退復東面位酌者北向跪取虛爵酌奠如初不中者以次繼飲皆如初訖典謁引王公以下及侍射者庭前北面相對為首再拜訖引出持鈹隊復位御入奏樂警蹕如常儀所

司以弓出中門外付侍射者引出若御射無侍射之人則不設楅不陳賞物不設罰不陳樂懸不行會禮

皇帝觀射于射宮前一日設宮懸張麋侯設第一楅於庭前小西第二楅於第一楅南二步以次五楅陳賞物罰豐如親射布王公以下釋弓矢席位於中門外左右俱北上布三品以上會席位於殿上如常儀布第四品五品會席位於東西階南在樂懸南東廂者西面西廂者東面俱北上（若殿上人少四品五品亦升之）布六品以下會席位於樂懸之南北上（若四品五品升殿則在懸內）布王公以下將射位於東西階前北上布左右司射位於王公將射位前左者西面右者東面俱北上布司馬位於右司射南東面布三品以下及左供奉官射席位於御座東楹間少前布三品以上

及右供奉射席於御座西楹間少前（席橫布各容二人）布四品以下射席於殿階下如殿上儀布獲者位於乏東東面取矢者在獲者南俱東面（獲者謂著矢疎密者）置左右司射各三人司馬二人其日質明王公以下俱常服持弓矢分爲左右引入至中門外位皇帝服武弁服出樂作警蹕如常儀王公以下皆跪釋弓矢於位典謁引入見會如常儀（凡射先行會禮）酒三徧所司奏請賜王公以下射侍中前承詔退稱制曰可王公以下將射者皆降庭前北面相對爲首再拜訖典謁引出復中門外位跪取弓矢興兩手奉弓撝乘矢典謁引入就將射位左右司射及司馬及獲者皆就位執罰鐏者立於鐏南執篚者立於篚南皆北面酌者立於鐏西東面獲者持旌南行十步當侯東行至侯負侯北面立左右司射各一人先導射皆撝乘矢於帶兩手奉弓左者從東階右者從西階至階左者西面右者東面相顧立定俱升進各當席前北面俱進升射席立定左廂者右旋西面張弓右廂者左旋東面張弓俱南面挾一箇（挾謂置矢於弓）司馬執弓自西階升當右射者前左旋南面揖弓命獲者去侯獲者持旌去侯西行十步當乏北行至乏止乃射左司射一發右司射一發更迭射訖左司射左旋西面弛弓右司射右旋東面弛弓俱北面立定俱少退各從東西階降於階下相向立定乃退復位左右司射各於王公位前北面次北王公從首六人引從東西階升如司射之儀至射席相對爲首北面立左者右旋西面張弓右者左旋東面張弓俱南面挾一箇所司奏請以射樂樂王公以下（若兩番則每番唯射取中侯末須奏請作樂相應）侍中前承制曰可通事舍人承傳西面告太常卿於西

懸內東面命樂正曰奏樂間若一言奏七節節間疎數如一也司射自西階升當御前少西東向誓曰無射獲無獵獲不得射候邊不得獵過獲者之傍射者俱逡巡司射退降復位司射又升西階誓曰不鼓不釋不與鼓節相應雖中不釋算也射者又逡巡司馬射退降復位協律郎舉麾作貍首之樂三節訖左右俱一發使與第四節相應左右又一發使與第五節相應以至七節射訖協律郎偃麾樂止左廂射者左旋西面弛弓右廂射者右旋東面弛弓俱北面立少退從東西階降立於階下相向北上立定乃退左右司射各以次取六人俱升射如初四品以下射於殿下即射席升降及射與樂相應如殿上儀射訖者三品以上及近侍之官釋弓於下復會位四品以下皆復會位坐其未射者立繼射如初射總訖司馬升殿揮弓命取矢取矢者上中下矢各一人持其



不中者矢一人持至庭前其第一矢跪如第一楅北闊其以下次加楅訖取矢者各立楅南北面王公以下各降執弓庭前北面立所司奏請賞射中者罰不中者侍中承制退稱制曰可所司立楅之西東面監唱射矢取六人者各唱中者姓名中者立東階下西面北上依射中疎密為第其不中者謂四矢俱不中侯也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依品為序東西俱再拜所司東階下以次付賞物受訖者退復西面位若賜多且置於位御門付之酌者於罰鱄西東面酌進北面跪奠爵豐上立於豐南少西不中者豐南北面橫奠弓跪取爵立飲卒爵跪奠爵豐下取弓退復東面位酌者繼酌奠於豐不中者以次飲皆如初若更射則取矢者以矢就東西面位付射者訖左右司射各從首取公王以下六人升射如初始作樂與樂相應如上儀

其賞罰皆如初訖典謁者引中者及不中者及不射者皆庭前北面各依品相對再拜訖出復中門外持鈒者復位御入樂作警蹕如常所司持矢出中門外付射者訖引出者御不親觀射則不設樂懸公王以下各執弓矢入庭前北面拜訖通事舍人宣敕賜公王以下食公王等皆再拜典謁引公王以下就東西廊下食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左右司射引公王以下皆如御前之儀射訖公王以下皆北面相對立通事舍人宣勅云射中者依算賜物不中者罰酒公王等皆再拜其受賞及罰皆如御前之儀北面再拜取矢訖引出

宋史禮志大射之禮廢於五季太宗始命有司草定儀注其羣臣朝謁如元會酒三行有司言請賜王公以下射侍中稱制可皇帝改服武弁布七埒於殿下王公以次射開樂縣東西廂設熊虎等侯陳賞物於東階以賚能者設豐爵於西階以罰否者并圖其冠冕儀式表著埒埒之位以進帝覽而嘉之謂宰臣曰侯弭兵當與卿等行之凡游幸池苑或命宗室武臣射每帝射中的從官再拜奉觴貢馬爲賀預射官中者帝爲之解賜襲衣金帶散馬不解則不賜苑中皆有射棚畫暈的射則用招箭班三十人服緋紫繡衣帕首分立左右以唱中否節序賜宴則宗室禁軍大校牧伯諸司使副皆令習射遂爲定制外國使入朝亦令帥臣伴賜射於園苑

政和宴射儀皇帝御射殿侍宴官公服繫鞾射官窄衣奏聖躬萬福再拜升殿酒三行引射官降皆執弓矢謝恩再拜三公以下在右射官在左不射者依坐次分立皇帝初射中舍人贊拜凡左右祗應臣僚除內侍外並

贊再拜招箭班殿上躬奏訖跪進椀射官先傳弓箭與
殿侍側立內侍接椀訖就拜起降階再拜有司進御茶
牀天武引進奉馬列射垜前員僚奏聖躬萬福東上閤
門官詣御前躬奏班首姓名以下進酒班首以下橫行
立贊再拜班首奉酒進樂作飲畢殿上臣僚再拜舍人
贊各賜酒羣官俱再拜贊各就坐羣官皆立席後引進
司官臨階宣進奉出天武奉馬出樂合復贊就坐飲訖
揖興諸司收坐物射官左側臨階取弓箭侍立皇帝再
射中的或雙中如上儀進酒臨時取旨得旨進酒更不
進奉中偏椀及解中更不賀不進酒臣僚射中別降階
再拜訖殿下側立御箭解中招箭班進椀如上儀舍人
再引射中官當殿揖躬宣有勅賜窄衣金帶跪受箱過
再拜過殿側服所賜訖再引當殿再拜更不射如宣再
射或更賜箭令射如未退即就位再拜如再射中御箭
再解中賜鞍轡馬如上儀臣僚射中御箭不解引降階
再拜立招箭班殿上躬奏訖下殿舍人宣有勅賜銀椀
跪受執椀并箭就拜起再拜如合賜散馬即同宣賜宣
有勅賜銀椀兼賜散馬若干匹射訖進御茶牀諸司復
陳坐物等羣官各立席後贊就坐羣臣俱坐酒五行宣
示酹宣勸如儀皆作樂宴畢內侍舉御茶牀三公以下
降階再拜退

乾道二年二月四日車駕幸玉津園皇帝射訖次命皇
太子次慶王次恭王次管軍臣僚等射如是者三每射
四發帝前後四中的

淳熙元年九月車駕幸玉津園命從駕文武官行宴射
之禮皇太子宰執以下酒三行樂作皇帝臨軒有司進

弓矢皇帝中的皇太子進酒率宰執以下再拜稱賀宣
皇太子射射中賜宣預射臣僚射使相鄭藻起居舍人
王卿月環衛官蕭奪里懶射中各賜襲衣金帶
明集禮元制自天子公卿至郡國將佐皆有射垛剪柳
之法大概循用國俗
明會典洪武三年五月詔行大射禮上以先王射禮久
廢弧矢惟習於武夫而文士多未解至是詔太學及郡
縣學諸生皆令習射
明集禮射儀前期戒射定耦選執事充司正副司正司
射司射器請射舉爵收矢執旗樹鵠陳設如圖儀是日
執事者入就位請射者引主射正官及各官員子弟士
民俊秀者各就品位司射器者以弓矢置於各正官及
司射前請射者詣正官前圓揖畢引詣司器前授弓矢



畢引復本位司正執算入立於中後請射者詣司射前
曰請誘射引司射二人耦進各以三矢揷于腰帶之右
以一矢挾于二指之間推年齒相讓年上者為上射年
幼者為下射上射先進詣射位向鵠正立發矢司正書
中投算置于中或副司正書中舉旗于旁讓下射者詣位發矢書中舉旗如前請射者俱引
復位收矢者收矢復于射者司正取所中算請射者次
請士民俊秀射次請官員子弟射次請品畢至高品者
射其就射位發矢取算書中舉旗收矢復位皆如式俱
畢司正副司正持算白中于主射正官舉爵酌酒授
中者如式飲訖請射請屬官以下仍捧弓矢納于司射
器還詣主射正官前圓揖而退
何景明鄉射直節古者飲畢而射射之司馬燕之司正

也此禮久不行而其文具儀禮然儀禮古文難讀雖昌黎韓子且苦之今即與諸生言或弗解故復刻此使就此習之而後求之儀禮則其文詞緒理可尋也　器一弗備則無以即事惟樂放失久矣其器莫之有能備也今但以笙比人聲而以鼓磬節之　事以明賢故遴而後薦故賓主必乎司馬以下必能其事雖役必當其才德焉　射之節于樂也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采蘋示敬也敬則可以修諸其身而施于天下矣　爵齒德三者通乎天下者也鄉飲尚齒也飲畢而射察其德也夫然後可以爵之于朝是故古者以射擇士　三射之節其于命辭見乎始射而命曰毋射獲毋獵獲知始射而獲也再射而命曰不貫不釋知再射而釋也三射而命曰不鼓不釋知三射而鼓也　始射獲而不釋試也懼弗審也再射而釋則審矣三射而鼓而禮樂備矣　始射不及賓者不敢役賓也不飲者不釋則不飲也耦射先賓不敢齒賓于耦也衆賓不耦賓在賓位則不敢踰大賓也故非主則不敢與賓耦　勝者張弓不勝者弛弓勝者立不勝者飲夫何言哉賢不肖喻矣　夫物惟時事惟宜先後不踰詳畧有漸其惟射乎是故高而無用美而無當欲速而求成聖人勿爲也　弓矢敵器也聖人以揖讓用之天下復有可爭者乎夫射也者禁暴制躁履序蹈和一衆心賛萬事者也以此施于天下也故治理而生遂

王琚馬射法曰勢如追風目如逐電滿開弓急放箭目勿瞬視身勿倨坐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夫馬者人之命則調馬先之矣凡馬須平日適飼養時調度踪

蹲聽令觸物不驚馳道不削前兩脚從耳下齊出後兩脚向前倍之則疾且穩而人可用器邊馬慣戰數倍中國居常調度之功也馬上射把有以箭插衣領內或插腰間俱不便必須以箭二枝連弓弝把定又以一枝中弦掛爲便馬始驟時左手挽弓右手攬轡一縱時身即左跨便搭箭當弦左手高張如鳥舒一翼弓搜圓滿至把子與馬相對左手即落與左膝相對望把根射百發百中尾關弓必至九分滿乃發即七八分亦難中也馬多右開人身左跨左重馬不能右開間有左開身一右轉馬即過矣馬行直否盡在兩腿若久馳純熟則馬上身法如分鬃對鐙抹鞦云者惟所用之鄭若曾曰武士之常技三曰分鬃向前射也曰對鐙向傍對也曰抹鞦向後射也分驟者以馬之頸驟爲界一邊挽弓一邊發矢乃弄花巧之法邊軍不然以身俯出馬外于此挽弓就于此發矢臨敵倉皇之際庶無謬誤對鐙者主左一邊而言今北方響馬常勒馬由道右而行讓客于左以便發箭亦此義也然此法但可施于途遇一二人耳設使衆敵叢射或敵在右將旋馬以應酬之也學騎射者須習左右手皆便方可雖然此以射言也若披堅執銳攻戰于白刃之外又必兩邊用力身活直坐以張弄武藝身若太伏恐馬前失身若後倚恐馬仰坐左右少跨與射不全蓋射不用力身猶輕也手持器械盡力使用身太離鞍馬蹶人仆是可以不慎乎哉

蕙田案此條附論馬射之法

右歷代射禮

淮陰吳玉搢校字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
李元春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參校

嘉禮四十

鄉飲酒禮

蕙田案鄉飲酒之禮見于經傳者有四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於王以禮禮賓之一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飲酒以正齒位二也州長春秋習射于序先行鄉飲酒禮三也鄉大夫士飲其國中賢者四也其用之州黨而亦謂之鄉者先儒以爲州黨鄉之屬也或鄉大夫入而觀禮或鄉大夫居此黨內故亦以名之也儀禮所載乃鄉大夫禮

賓之禮其正齒位之法見於周官者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見于禮記者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又有三豆四豆五豆六豆之等而儀禮佚其篇其詳不可得聞焉州長習射之儀先飲酒而後射儀禮鄉射篇可以互參惟飲國中賢者之禮經無正文大約與鄉大夫賓賢之典畧相類耳漢制郡國行鄉飲酒禮蓋用正齒位之說魏晉以下間或行之唐兼采二說賓興賢能則以刺史或上佐為主其制皆倣于古而小損之有主賓介而無僎樂則笙歌間合各一作而不備所謂鹿鳴宴也正齒位則行於冬季主人以縣令為之復降殺其禮宋淳化中詔有司

講求鄉飲酒禮政和中有司奏參酌古制於州軍貢士之月以禮飲酒用知州軍事或本州佐官為主上舍生當貢者與州之耆老為衆賓畧如辟雍宴貢士之儀紹興十三年禮部奏修定儀制須下郡國蓋本用賓賢之說而已仕未仕者以齒序位於兩廊則亦兼取黨正正齒位之文二者合為一禮矣明初定鄉飲禮儀命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於儒學行之又於是日令一人升讀律令蓋取正齒位之義其鄉試舉人中式者亦有鹿鳴宴然不名之為鄉飲酒也周禮云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先儒以鄉飲鄉射當之禮記亦云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

之獄繁然則先王制此禮或主於興賢或主於尚齒雖所重不同而所以勸民行厚民俗之意則一也今採經傳及歷代史志所述具列於篇云

## 儀禮鄉飲酒禮

鄭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於五禮屬嘉禮 疏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此賓賢能一也鄉飲酒二也鄉射州長春秋習射于州序先行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大夫士飲國中賢者四也王制云習射尚功習鄉尚齒是州長黨正飲酒法

孔氏穎達曰鄭云鄉飲酒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所以然者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中大夫為父師致仕之士為少師在于學中名為鄉先生教于鄉中之人謂鄉學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于君若天子之鄉則升學士于天子若諸侯之鄉則升學士于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將升用之先為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事擇學士最賢俊為賓次者為介又次者為衆賓皆鄉大夫為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故周禮鄉大夫職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為主人也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國于大蜡祭而黨中于學飲酒于貢觀蜡是也亦黨正為主人



張氏爾岐曰鄉飲有四此篇所載賓賢之禮常以正月行之將射而飲于春秋行之黨正正齒位于季冬蜡祭卿大夫飲國中賢者則無常時

##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

注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大夫以正月之吉受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及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于王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諸侯之鄉大夫貢士于其君蓋如此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而興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勸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說然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凡鄉黨飲酒則以禮勸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說然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疏引周禮是天子鄉大夫法諸侯鄉大夫無文以此約之若據鄉貢一人其介與衆賓不貢之矣但立介與衆賓行禮待後年還以貢之耳

輔賓行禮待後年還以貢之耳

楊氏復曰此篇主于賓賢雖無正齒位法然自賓介而下衆賓有長立于堂下者有東上北上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旅酬少長以齒是亦正齒位法但無黨正之等差耳

### 蕙田案以上謀賓介

## 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辱

注戒告也拜辱拜其屈辱至己門也不固辭者素所有志退猶去也去又拜者以送

謝之 疏知賓出門者見冠禮主人宿賓賓出門左鄉射戒賓亦出門故知此亦出門也冠禮主人戒同寮同寮尊又使之加冠於子尊重之故主人先拜此則鄉大夫尊賓畢又將貢已宜尊敬主人故賓先拜辱

朱子曰學成行修進仕于朝上以致君下以澤民此士之素所有志也

盛氏世佐曰禮先生異爵者請見先見之不敢拜迎而此云拜辱者當賓與大典主人好善忘勢而賓亦以道自重故以處士而與大夫抗禮不為驕也士冠禮鄉射禮于主人戒賓皆云禮辭許不聞有固辭者一辭而許為賓之道固然此亦如其常而已以為將貢已而固辭君子惡其嬌也

介亦如之 注如戒賓也 疏衆賓亦當遣人戒速使知但畧而不言

薦田案以上上戒賓介

乃席賓主人衆賓之席皆不屬焉 注席數席也風興往戒歸而數席賓席牖間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席衆賓於賓席之西不屬者不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也 疏鄉射云席賓南面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此衆賓之席亦當然雖不屬猶統賓為位同南面也

欽定義疏鄉飲酒義於賓席云坐于西北又曰南鄉謂于室戶之西而南鄉也於介席曰坐于西南又曰東鄉謂于西階之上而東鄉也於主人席曰坐于東南又曰東方謂于東階之上而西鄉也於遵者席曰坐于東北謂于東而南鄉也若三賓之席則自賓席以西至于西序是其位也凡位室戶之西為最尊次則西階之上為客位若賓東之位則燕禮所以席卿者也而飲射之遵者位于是賓西之位則燕禮所以席大夫者也而飲射之三賓位于是此堂上之席次也

薦田案衆賓席于賓西南面者賓長三人即鄉飲酒義所謂三賓也不屬者謂衆賓之席不與賓相屬所以尊賓也鄉射主習民以禮樂故衆賓之席繼賓而西不相別異若鄉飲主于興賢賓則賢能之中尤異者故特貢之衆賓既不與於貢安得不與賓相別注謂衆

賓皆獨坐似未得經旨

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元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于兩壺（注）斯禁禁切地無足者元酒在西上也肆陳也（疏）東肆以頭首為記從西向東上頭在西也

吳氏澄曰房戶間者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雖主人之設而賓亦以之酢主人也斯禁一名棜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大夫用棜士用禁北面設尊元酒在左在酒尊之西也

張氏爾岐曰兩壺酒與元酒各一也元酒在酒之西壺各有勺以備挹酌

設洗于作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注）榮屋翼（疏）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堂下洗北去堂遠近深淺取於堂上深淺若堂深二丈洗亦去堂二丈以此為度

楊氏復曰上篚在禁南東肆下篚在洗西南肆上篚爵三觶一獻賓獻遵獻工皆異爵三也主人取觶降洗以酬賓一也下篚觶四一人舉觶為旅酬始一也司正舉觶二也二人舉觶為無算爵始四也

張氏爾岐曰此復設篚者上篚所貯三爵每行畢即奠于下篚且貯餘觶也

薰田案以上設席及器

羹定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答拜還賓拜辱介亦如之賓及衆賓皆從之（注）內謂之羹定猶熟也速名也還猶退從猶隨也言及衆賓介亦在其中矣

敖氏繼公曰速賓之儀與戒賓同賓不遂從之者為主人當復速介衆賓亦遠惟言賓介者以主人親為之

薰田案以上速賓介

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注）相主人之吏擯贊傳命者揖衆賓（注）差益卑也拜介揖衆賓皆西南面（疏）賓介衆賓立位在門外以北為上主人與賓正東西相當則介與衆賓差在南東面主人正西面拜賓則側身向西南拜介揖衆賓矣

內霤西面侍賓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上（注）揖揖賓也先入門而西面（疏）庠學惟有一門主人導賓先入至（注）皆入門西東面賓之屬相厭向揖訖乃相背各向堂塗介與衆賓亦隨賓至西階下（疏）賓既北止主人西面相向揖也厭者以手向身引之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作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注）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楣前梁也復拜拜賓至此堂尊之（疏）楣前梁對後梁為室戶上

薰田案以上迎賓

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注)將獻賓也賓降(注)從主人也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注)重以已事煩賓也賓對(注)對答也賓主之辭未聞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注)必進東行示情(注)已盥乃洗爵者致潔敬也賓進東北面辭洗(注)敖氏繼公曰凡洗者必盥盥洗皆立張氏爾岐曰篚下當篚之下非於篚也盥洗者盥訖取爵擬洗亦非謂遠已洗也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復位當西序東面(注)言復位者明始降時位在此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注)沃洗者主人之群吏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注)俱升(注)敖氏繼公曰升亦主人先而賓從之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盥(注)復盥為手坋汙賓降主人辭賓對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注)疑正立自定之貌(疏)言揖讓升不言一揖讓從上可知



欽定義疏主人階上及降階之位皆在阼階東賓降階之位在西階西下經俱有明文則賓階上之位亦宜在西階西此不言西可知也

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前西北面獻賓(注)獻進也進酒于賓賓西階上拜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注)少退北面辭於已席前故賓進將于席前受之也案鄉射云賓(注)復位復西階上位(疏)以賓西階上疑立今見主人西進受爵於席前復位此不言席前文不具也賓進(注)少辟必中席乃設折俎(注)牲體枝解節折在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注)坐坐于席祭脯醢者以右手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注)興起也肺離之本端厚大者嚌當也(疏)言絕不得兼嚌也周禮太祝辨九祭七曰絕祭八曰嚌祭注云嚌祭以手從肺本嚌猶紾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紾絕之尚左手者明垂紾之乃絕其末弗嚌即弗紾一也此鄉飲酒大夫禮故云嚌祭鄉射士禮云絕祭但云嚌必兼絕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絕祭不循其本直絕以祭本同禮多者嚌之禮畧者絕則祭之

張氏爾岐曰卻左手者仰其左手也弗繚者直絕末以祭不必繚也大夫以上乃有繚祭士則否經言弗繚以賓固士也他事皆從士禮注疏獨于此解作繚祭不敢從

薤田案經文云弗繚而注疏乃以繚祭釋之蓋以弗為屈曲之義其說迂曲張氏駁之最當

坐挩手遂祭酒注挩拭也疏內則事佩之中有拭則賓客自有拭巾以拭手也興席末坐啐酒西也旨美也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作階上答拜注卒盡也啐亦當也降席席人作階上答拜注卒盡也於此盡酒者明此席非專為飲食起

薤田案以上主人獻賓

賓降洗注亦從賓也降降立作階東西面主人降注將酢主人賓坐奠爵興辭注西階前也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主人作階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復作階東西面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禮賓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作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注酢報也祭者祭薦俎及酒亦嚌啐疏此賓未盥主人辭洗先後不同者彼與鄉人習禮輕故盥訖乃辭洗此鄉人將賓舉之故未盥先辭洗重之也鄉射賓坐取爵洗之時未得主人之命故莫于篚下得主人之命乃莫于篚此則賓取爵適洗未莫之時主人即辭故莫于篚也

敖氏繼公曰北方席下也主人介席皆南上

不告旨注酒已物也自席前適作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拜注自席前者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主人坐奠爵于序端作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拜注東西牆謂之序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疏賓崇重已酒不嫌其薄而序端者擬酬賓訖取此爵以獻介

敖氏繼公曰崇重也謂賓飲之既也卒爵乃拜者若已飲之乃審知其薄然

姜氏兆錫曰此謝賓之酢爵也崇之言隆謂之崇酒者謝賓酢之隆施耳如以崇酒為謝酒惡當於獻賓賓告旨之時不當於酢主主不告旨之後

蕙田案崇酒之義姜說爲長注疏與敖氏俱

費解

又案以上賓酢主人

主人坐取觶于篚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西序東面（注不辭洗者以其將自飲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賓作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

欽定義疏未飲而拜示行酬也既飲復拜示盡觶也賓皆答拜以此酒爲已而飲也

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注不拜洗殺于獻）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注賓已拜主人奠其觶）賓辭坐取觶復位主人作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復位（注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張氏爾岐曰賓辭疏以爲辭主人復親酌已愚以酌時不辭殆非辭酌也仍是辭其奠如鄉射二人舉觶時

蕙田案以上主人酬賓

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注主人將與介爲禮賓謙不敢居堂上）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注介禮殺也疏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之時禮則惟于升堂時相讓無庭中揖讓之事）介西階上立（注不言疑者省文）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

（注主人拜于介右降尊以就卑也）

敖氏繼公曰主人獻介乃拜于其右者降于賓也凡堂上之獻酢皆分階而拜者賓主二人而已其餘則否

主人立于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

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注不嚌啐下賓

薦田案介位西階西北面而主人立西階東是爲在介右也凡北面以東爲右

又案以上主人獻介

介降洗主人復作階降辭如初注如賓酢之時卒洗主人盥注盥者當爲介酌疏此主人自飲而盥者尊介也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注就尊南授之介不自酌下賓酒者賓主其之

敖氏繼公曰凡受獻而親酢者一人而已其餘則或所獻者自酢焉此介視賓然其初乃得爲主人洗爵亦其異者也

介西階上主人賓爵酢於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介答

注奠爵西楹南以當獻衆賓

欽定義疏主人所與爲禮自工外其拜位與賓同在西階者以其皆賓之屬也主人之拜位自介以下則拜于其右不與拜賓同位者不二尊也於是主人在介右故奠于西楹南由便也介不告旨主人亦拜崇酒者介不敢同于賓而主人敬之則不敢甚異于賓也

薦田案以上介酢主人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壹拜注三拜一拜示徧不備禮也不衆賓在賓介之南故西南面拜之升拜賤也剛主人在阼階下

朱子曰此疏云衆賓各得主人一拜主人亦徧得一拜鄉射疏又云衆賓無論多少止爲三拜是示徧也然則主人之拜衆賓不能一一拜之但爲三拜以示徧而衆賓之長者三人各答一拜也然經文及注疏

但言衆賓一拜而無三人之文未詳其說

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注)長其老者言三人則衆賓多矣主人拜送(注)於衆賓右(疏)約上文介右而知卒也卒爵不拜立飲立授賤者禮簡

張氏爾岐曰一人飲畢授爵降次一人乃升拜受也

主人坐祭立飲(注)次三人以下也不拜禮殺簡

薑田案降洗者惟衆賓之長一人其餘二人皆不降洗禮又殺于介矣

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注)謂三人也衆賓辯有脯醢(注)亦每獻薦於其位位在下

張氏爾岐曰亦升受但不拜耳

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注)不復用也

薑田案以上主人獻衆賓

揖讓升賓厥介升衆賓序升即席(注)序次也即就也

(疏)衆賓謂三賓堂上有席者以年長為首一人洗升舉觶于賓(注)一人主人之吏發酒端曰舉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賓答拜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

(疏)以其言堂下立侍不合有席既不言席故位在下主人以爵降奠于篚(注)不復用也

薑田案以上主人獻衆賓

賓拜(注)賓拜將受觶舉觶者進坐奠觶於薦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注)所也言坐受者明行事相接若親受謙也舉觶者降(注)事已(疏)案鄉射舉觶者降後有大夫此不言者大夫觀禮之人或來或否故不言也

薑田案以上一人舉觶為旅酬之始

又案楊信齋儀禮圖移賓若有遵者一條於此文之下益從鄉射篇之例但遵者或來或否既未可定故經文或在前或在後亦不一例不必改此以就彼也

設席于堂廉東上(注)為工布席也側遏曰廉燕禮曰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此言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則工席在階東

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拂越内弦
右手相(注四人大夫制也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瑟先者將入序在前也相扶工也衆賓之少者為之每工一人鄉射禮曰弟子相工如初入天子相工使眡瞭者凡工瞽瞭也故有扶之者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眡相師之道後首者變于君也拂持也相瑟者則為之持瑟其相歌者徒相也越瑟下孔也内弦側擩之者(疏)此鄉大夫飲酒云四人大射諸侯禮六人若然士當二人天子八人為差次也工四人二人瑟則二人歌相亦二人以空手無事故不言也

敖氏繼公曰工笙蓋公家之樂官給學中飲射之事者

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注正長也(疏)此樂正諸侯及大夫士之官當天子大司樂)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注降立於西方近其事)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注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此采其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若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吏是勞若自以為不及欲諮謀于賢知而以自光明也)

朱子曰鹿鳴謂今日燕飲之事所以道達主人之誠意而美嘉賓之德也四牡言其去家而仕於朝聲親

而從王事於此乎始也皇皇者華言其將為君使而
貳政於外也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此也
蓋此三詩先王所制以為燕飲之樂用之鄉人用之
邦國各取其象而歌之也
問鹿鳴四牡皇華儀禮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王
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用之曰鄉飲酒亦用大學始
教宵雅肄三正習學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有
君臣之義始得

敖氏繼公曰不言瑟者瑟依歌其同可知書曰搏拊琴瑟以詠

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作階上
拜送爵(注一人工之長也凡工賤不為之洗(疏)此及燕禮主獻心尚樂故有升歌笙間唯有合樂笙工並為至後總獻之大射亦主于射略于樂不閒歌不合樂故有升歌獻工下管不復得獻)薦脯醢使人相
祭(注使人相者相其祭酒祭薦)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注舉授之)衆工則不拜

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注祭飲獻酒重無不祭也)大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注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太師則爲之洗尊之也賓介降從主人也工大師也上既言獻工矣乃言大師者大師或瑟或歌也其獻之瑟則先歌則後

盛氏世佐曰大師乃君所賜者無論或瑟或歌必先獻不當依瑟先歌後之序經先言獻工乃言大師者以其出于君賜不必有也注誤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注笙吹笙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五篇而已此其信也

劉氏敞曰此三篇皆笙詩也小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亡謂本無非亡逸之亡也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下由庚崇邱由儀放此

盛氏世佐曰案笙詩之說從來聚訟詩禮二注出康成一手尚爾異同況生其後者乎謂六篇之詞雖亡而其義幸以序而存者箋疏而外陸氏德明蘇氏轍范氏處義黃氏櫄嚴氏粲也謂其辭既亡則其義不可得而知序詩者但考二字便率意作一篇之序者鄭氏樵李氏樗也讀亡其詞之亡爲無而謂此六篇有聲無詞者劉氏敞商氏份董氏逌王氏質黃氏震也朱子于有聲無辭之解既用原文而以小序爲無理則同漁仲其說詳見詩集傳及辯說然猶未足以厭後人之心而關其口何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然則有辭而後有聲聲之不可離辭而成樂也自古然矣又況古人名篇之例或以詩之首二字或一句或次取篇中一二字以爲題亦有舍篇中字而別命之者要未有無其辭而可命之曰某詩某詩也夫詩之逸者多矣如貍首采齊肆夏見于禮記祈招河水新宮見于春秋左氏傳三夏之名見國語九

夏之名見周禮考其辭與義必無夫子所刪者而今詩皆不能具其亡于夫子之前而不及收與抑亡于夫子之後而今之所存者或非其舊與是皆未可知也何獨于南陔以下六篇而保其非逸耶若徒以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歌以爲有聲無辭之證言則呂氏祖謙郝氏敬論之詳矣其說可得而申也鄉射禮云奏騶虞國語云金奏肆夏樊遏渠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也渠思文也其說采于詩集傳是皆有辭而亦云奏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詩即七月也禮記升歌清廟下管象即維清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國語又稱伶簫詠歌鹿鳴之三是籥與簫管所吹之詩皆有辭而謂笙所吹者獨無辭可乎張子



曰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于笙非若歌之可習此言殆爲平允矣

觀承案笙詩有詞無詞聚訟已久既已並亡則二說亦並可通必欲畫一則終以朱子之說爲長夫有詞然後有譜詩樂相生之序誠然然亦原其初耳既成譜後或單歌其聲或兼歌其詞則不可一概矣笙詩傳流已久其用在聲故相沿只吹其聲蓋堂上堂下之序如此周時所以用聲而不更造其詞所以六笙只有譜而亡其詞也如琴譜亦有有聲而無詞者其聲自和原不待詞而後顯也若但以曰樂曰賦曰歌曰吹曰奏字面爲據則反不爲確蓋此等字對文各別散文可通正不

必執此一字爲難端也已

主人獻之於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注一人笙之長者也笙三人和一人凡四人鄉射禮曰笙一人拜於下)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注亦受爵於西階上薦之皆於其位磬南陳氏暘曰工一人祭薦餘則祭飲而已笙則皆不祭此又等降之別也)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

笙由儀(注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六者皆小雅篇也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出矛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為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為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之治以賢者為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為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丘南山有臺言太平正由儀今亡其義未聞)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注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循其法度昔太王王季居于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耳文王作邑于豐以故地為卿士之采地乃分為二國周周公所食召公所食于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于南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皇矣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間之篇未聞

程子曰周公主内治故以畿内之詩言文王太姒之化者屬之周南召公掌諸侯故以畿外之詩言列國諸侯大夫之室家被文王太姒之化而成德者屬之召南

朱子曰謂之南者以其化自岐雍之間被于江漢之域自北而南也詩曰以雅以南即謂此也

觀承案明有周南召南之詩而古注不以此注以雅以南之南爲南夷之樂者殊未允也

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注)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立西階東北面(疏)以其堂上時在西階之東北面知降堂下亦然在笙磬之西亦得監堂下之樂知位在此也

李氏如圭曰告于賓者作樂主為樂賓也

薦田案以上樂賓

主人降席自南方(注)不由北方由便側降(注)賓介不從(疏)側者特也賓介不從以將燕禮殺故也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注)作使也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為有解惰立司正以監之拜拜其許(疏)上云一相迎于門外今將燕使為司正故也

敖氏繼公曰主人自作之者辟君禮也

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作階上壯面受命于賓于西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主人主人作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司正立于楹間以相拜皆揖復席(注)再拜拜賓許也司正既以賓許告主人遂立楹間以相拜賓主人既拜揖就席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

(注)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位也已卻而正孰敢不正燕禮曰右還北面(疏)鄉射云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此經雖不言中庭宜與彼同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注)洗觶奠之示潔敬立于其南以察衆(疏)執觶興洗北面鄉射大射禮皆不云盥俗本有盥者誤

薦田案唐石經洗字上有盥字即疏所云俗本也吳澄三禮考注亦承其誤今從監本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作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又案以上立司正

立于賓東(注)初起旅酬也凡旅酬者少長以齒終于沃盥者皆弟長而無遺于鳥東者不與故言俎西以別之(疏)前一人舉觶奠于薦右今為旅酬而舉之前主人酬賓奠觶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東南面授主人(注)賓立飲卒觶因更酌以鄉主人將敎主人作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注)旅酬同階禮殺

薦田案以上賓酬主人

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注其酌賓解西南面授介自此以下旅酬酌者亦如之）

朱子曰賓主介相酬初皆北面但賓解之後授解之時賓則東南面授主人主人則西南面授介已授之後即授者又還北面之位賓則拜送于主人之西主人則拜送于介之東皆北面也故下文受介酬者亦既受乃還北面拜受也

薦田案以上主人酬賓

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注旅序也于是介酬衆賓衆賓又以次序相酬某者衆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其字別之）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注辟受酬者又便其贊上贊下也始升相西階西北面）受酬者自介右（注由介東也尊介使不失故位疏凡授受之而自介右者介位在西法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此授介酬者應自介左故尊介使不失故位也）



敖氏繼公曰受介酬者獨居其右與他受酬者不同明介尊不與衆賓序也若遵者受介酬亦然自介右則介當東南面酬之受之言變于介者即授受之常法也

衆受酬者受自左（注後將受酬者一人自介右受之自第二以下并堂下衆賓皆自左下異也）辯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注辯辯衆賓之在下者鄉射禮曰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司正降復位（注觶南之位）

欽定義疏酬之爲義注曰勸酒也爲酬賓言之也又曰周也爲旅酬言之也旅酬之酬義主于周當主人酬賓時介遵皆未及獻無行酬之法故不盡主人之歡奠之而不舉至獻禮既畢一人舉觶乃體主人均惠之意而行之以至於辯辯者周也

薦田案以上介酬衆賓衆賓自相酬以辯旅酬之禮畢

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

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
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注二人亦主人之吏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賓與大夫燕禮曰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疏）席末答拜者賓于席西南面答拜介于席南東面答拜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賓與大夫者大夫尊于介故也）
李氏如圭曰二人舉觶為無算爵始也
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注於席末拜）皆進薦奠于薦南
張氏爾岐曰此二人所舉之觶待升坐後賓介各舉以酬為無算爵者即此二觶
西奠之實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實介奠于其所（注賓言取介言受尊卑異文）（疏）皆進者一人之賓所奠于薦西一人之介所

薰田案鄉飲酒義主人之吏設之使弟子
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實辭以
敖氏繼公曰侯徹俎
者侯尊者徹乃受之
俎（注至此盛禮俱成酒清肴乾賓主百拜強有力猶倦焉而不弛弛而不張非文武之道請坐者將以實燕也俎者肴之貴者辭之者不敢以禮殺當貴者）（疏）自此以上皆立行禮人皆勞倦故請坐于賓主人請徹俎賓許（注亦司正傳請告之）司正降階前
司正升立于序端（注待事）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作階上北
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席東南面（注皆立相須徹俎也遵者謂此
薰田案鄉飲酒義從今文作僎
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
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作階介取俎還授弟子
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
衆賓皆降（注取俎者皆鄉其席既授弟子皆降復初入之位）
薰田案以上徹俎
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注說屨者為安燕當坐也必說于下者屨賤不空居堂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羞進）

也所進者狗彘醢也鄉設骨體所以致敬也
令進羞所以致愛也敬之愛之所以厚賓也
敖氏繼公曰說屨者各于其階側北面坐于堂而說屨
于上者惟尊長則然此賓主人其尊相敵故皆說于下

## 蕙田案以上升坐

**無算爵**(注算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也鄉射禮曰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賓與大夫皆是)
楊氏復曰鄉飲酒禮無算爵其文畧案鄉射無算爵賓與大夫不興取莫觶飲
卒觶不拜酬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衆賓長受而錯皆不
拜注錯者實主人之觶以之次賓賓長之觶以之次大夫此鄉飲酒禮亦同
但鄉射有賓無介鄉飲酒有賓有介當賓賓之觶以之主人賓大夫之觶以之
介及其交錯而行也當賓主人之觶以之衆賓長賓介之觶以之次大夫又實
衆賓長之觶以之第三位次大夫賓次大夫之觶以之第二位次賓長如此交
錯以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及其辯也酬觶者洗升實觶反奠
于賓與大夫所以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為歡醉乃止此所以為無算爵也
敖氏繼公曰此禮異於鄉射者舉觶及反奠不于大夫而于
介耳其實觶亦以之主人介觶則以之大夫其餘可以類推

## 蕙田案鄉射無介故以賓與大夫爲尊鄉飲有介當以賓與介爲尊鄉飲酒義每以賓主
## 介僎相提並論則無算爵舉觶自宜從賓介始由賓而之主人由介而之大夫如敖氏之
## 說爲是楊信齋儀禮圖尚沿舊注之誤耳

**無算樂**(注燕樂亦無數或間或合盡歡而止也春秋襄二十
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此國君之無算
樂)

## 蕙田案以上無算爵

**賓出奏陔**(注陔陔夏也陔之為言戒也終日燕飲酒罷以陔為節明無失禮
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蓋建于阼階之西南鼓鄉射
禮曰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

**再拜**(注門東西面拜也賓
介不答拜禮有終也)
敖氏繼公曰再拜送賓也賓主
人以下當屨而後出經文畧也

## 蕙田案以上賓出

**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注不干主人正
禮也遵者諸公
大夫也謂之賓者同從外來
耳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

**席於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注席此
二者於
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三重者六席再重者四席天
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為大夫則不齒矣
張氏爾岐曰衆賓之席在賓西此特為位于
酒尊東不在衆人行列中故曰不與齒也)

**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迎**

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注如讀若今之若主人迎之於門內也辭一席自同于大夫)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注加席上席也大夫席再重(疏賓厭介此公與大夫同入亦厭大夫)欽定義疏遵者獻酢之節詳于鄉射禮此不具者射義云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二禮本同可互考也

薑田案以上遵者之禮

明日賓鄉服以拜賜(注拜賜謝恩惠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也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主人如賓服以拜辱(注拜賓復自卑辱也(疏賓主皆不相見造門外拜謝而已)

薑田案以上拜賜拜辱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注釋朝服更服元端也息勞也勞賜昨日贊執事者獨云司正司正庭長也)無介(注勞禮畧也司正為賓)不殺(注市買若因所有可也不殺則無俎)薦脯醢(注羞同也)羞唯所有(注在有何物)徵唯所欲(注徵召也)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注告請也先生不以筋力為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可者召辭國君也(疏二南為鄉大夫上正行飲酒歌小雅今燕不歌鹿鳴魚麗是避國君也)

薑田案以上息司正

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注鄉鄉人謂鄉大夫也朝服冠元端繅帶素韠白屨今郡國行鄉飲酒之禮元冠而衣皮弁服與古異再戒為宿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復宿戒張氏爾岐曰鄉謂鄉飲酒之禮注指人恐義不盡)

薑田案以上記賓介

蒲筵繅布純(注筵席也純緣也)尊綌冪賓至徹之(注綌葛也冪覆尊巾)

薑田案以上記筵及尊冪

其牲狗也(注狗取擇人敖氏繼公曰用狗者用燕禮之牲也)亨于堂東北(注祖陽氣之所始也陽氣主養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薦田案以上記牲

獻用爵其他用觶注爵尊不褻用之

薦田案酢亦用爵記但言獻者酢統于獻也

敖繼公以上記爵觶之用

又案以上出自左房注挺猶臟也鄉射禮曰祭半臟臟長尺有二寸左在東陽也陽

薦脯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注挺猶臟也鄉射禮曰祭半臟臟長尺有二寸左在東陽也陽

主養房饌陳處也冠禮之饌脯醢南上曲禮曰以脯修置者左朐右末疏橫祭于上者於脯為橫于人為縮

薦田案以上記脯

俎由東壁自西階升注亨狗既熟載之俎饌于東方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

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肺皆離皆右體進腠注凡牲前脛骨三肩臂臑也後脛骨二膊胳也尊者俎尊骨卑者俎卑骨祭統曰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凡前貴後賤離猶捝也腠理也進理謂前其本也疏此序體賓用有主人用臂介用胳其間有臑胳馬大夫雖尊不奪賓主正體故用體卑于主人與賓而尊于介也

朱子曰介俎脊脅肺印本胳上有肫字然釋文無



音疏又云有臑肫而介不用明無此字也成都石經亦誤

薦田案以上記俎

以爵拜者不徒作注作起也言拜既爵者不徒起起必酢主人坐卒爵者拜既爵立

卒爵者不拜既爵注隆殺各從其宜唯工不從此禮

欽定義疏坐卒爵謂賓主人介立卒爵謂衆賓以下

凡奠者于左注不飲者不欲其妨將舉于右注便也

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注于三人之中復差有尊者餘二人雖為之洗不敢辭其下不洗

薦田案以上記諸行禮之節

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注賢者衆多無常也或統于堂或統于門

薦田案以上記衆賓之立位

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注謂其飲之次也尊樂正同于賓黨不言飲而言薦以明飲也既飲皆薦于其位樂正位西階

張氏爾岐曰樂正本主人之官屬故以齒于賓黨為尊之

薦田案以上記樂正薦節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注）謂獻賓獻介及衆賓獻工兼笙者（疏）大夫入當一人舉

薦田案以上記不徒爵

樂作大夫不入（注）後樂賢者（疏）大夫入當一人舉觶之後未樂作之前以助主人樂賓

薦田案以上記大夫入節

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注）明其異器敬也如是則獻大夫亦然上篚三爵（疏）獻賓介堂上堂下衆賓一爵獻工與笙二爵獻大夫三爵其笙則獻諸西階上（注）謂主人拜送爵也於工拜于作階上者以其坐于西階東也

薦田案以上記獻工與笙

磬階間縮霤北面鼓之（注）縮從也霤以東西為從鼓猶擊也大夫而特懸方憲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射則磬在東

薦田案以上記懸磬之所

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注）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從便

薦田案以上記升席降席之法

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注）司正主人之屬也無獻因其舉觶而薦之

薦田案以上記薦司正節

凡旅不洗（注）敬禮殺也不洗者不祭（注）不潔也

薦田案以上記旅酬殺禮

既旅士不入（注）後正禮也既旅則將燕矣（疏）敖氏繼公曰士賤于大夫可以不獻然不與旅則與主人之贊者同故不入

薦田案以上記士入節

徹俎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注）送之主人之俎以東（注）藏于東方

薦田案以上記徹俎之節

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

薦田

薑田案以上記奏陔之節

若有諸公則大夫于主人之北西面（注其西面者北上統于公疏若無諸公則大夫南面西上統于遵也）

薑田案以上記遵者席位

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注贊佐也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徹幂沃盥設薦俎者西面北上統于堂也與及也不及謂不獻酒）無算爵然後與（注燕乃及之）

薑田案以上記主人之贊者

右儀禮鄉飲酒禮

周禮地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注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疏州長因春秋二時皆以禮會聚其民而行射禮于州之序學中言以禮者亦謂先行鄉飲酒之禮而乃射）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注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于禮至于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此事屬于鄉飲之義微失少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為卿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是也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為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于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遵）

薑田案鄉大夫興賢飲酒之禮三年而一舉儀禮所說是也州長習射飲酒之禮一年而再舉射義云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是也黨正正齒位飲酒之禮歲終而一舉鄉飲酒義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也其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之禮周禮無其文鄉飲酒義所謂鄉人士君子尊于房戶之間者是

也

詩豳風七月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傳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疏鄉人飲酒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饗言之鄉飲酒禮亦與之同鄉飲酒經云尊兩壺于房戶之間是用兩樽也記云其牲狗是鄉人以狗也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羊是行禮飲酒有故得用羊故云大夫加以羔羊也學校謂之公堂者以公法為學故稱公耳天官酒正云凡為公酒者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是鄉人之事得稱公也

蕙田案此條毛以爲鄉飲酒禮鄭以爲國君大飲之禮未詳孰是姑依毛說採入

觀承案七月篇乃追述先公時舊俗如此末章則冬時收穫已畢卯民躋堂稱祝以盡其愛公之誠可以想見古初君民一體之誼耳其時固未有周禮也毛以爲鄉飲鄭以爲國君大飲必曲曲附會周禮則太鑿矣

禮記少儀客爵居左其飲居右(注客爵謂主人所酬賓之爵也以優賓耳賓不舉奠于薦東)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注三爵皆飲爵也介賓之輔也酢所以酢主人也古文禮僎作遵遵謂鄉人爲卿大夫來觀禮者疏此一節明客爵所在鄉飲酒禮主人酬賓之時一人舉觶于賓賓莫觶于薦東主人酬賓之爵賓受莫觶于薦東是客爵居左也旅酬之時一人舉觶于薦西至旅酬賓取薦西之觶以酬主人是其飲居右也介賓副也酢謂客酌還答主人者也此主人既不被優故爵並居右示爲飲之觀禮副主人者也僎謂鄉人來

蕙田案獻用爵酬用觶此記客爵居左鄭以酬爵解之則觶亦通名爵也朱子經傳通解採此條爲鄉飲酒之記云

祭義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不敢先(注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國之卿也雖非族亦然承齒乎族故言族爾夫坐于堂上知者鄉射云大夫受獻若及衆賓皆升就席於時雖立至徹俎即坐也不復齒席之于賓東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觶乃入鄉射記又云既旅士不入不見士坐之文明立于堂下云三命列國之卿也者據諸侯言之若天子國黨正飲酒三命不齒謂上士也以天子上士三命故也族七十者初飲酒之時則與衆賓先入此三命者得爲待獻賓獻介獻衆賓之後至一人舉觶之時乃始得入故云不敢先爾是以鄭注云雖非族亦然熊氏云黨正飲酒正齒位故有七十若鄉飲酒之禮則無七十者故鄉飲酒明日乃息司正告于先生君子是老者明日乃入也)(疏云謂以年次立若坐者士立于堂下大

射義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論語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朱子曰六十杖于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蕙田案此正齒位之飲

右經傳鄉飲諸儀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注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

禮記王制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

經解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

仲尼燕居鄉射之禮所以仁鄉黨也

鄉飲酒義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注庠鄉學也州黨曰序)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注揚舉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注拜至謂始升時拜拜賓至)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于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于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注道謂此禮)

呂氏大臨曰君子之相接尊讓絜敬如此其至雖有爭慢之心無從生矣尊讓絜敬之禮行則尊讓絜敬之俗成禮行而至于成俗則天下之人皆將遠于鬬辨而免于人禍先王制禮豈苟為繁文末節而已哉

馬氏晞孟曰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賓所以致尊于主

徐氏師曾曰此釋自迎賓以至卒爵之義

鄉人士君子尊于房户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元酒貴其質也(注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士也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共尊者人臣卑不敢專大惠蓋出自

東房主人共之也（注）絜猶清也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示賓主之共有此酒也酒雖主人之以自專也（疏）以鄉大夫等惟有東房故設酒尊于東房之西也所以設元酒在西者地道尊右貴其質素故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

欽定義疏鄉人所該甚廣士則鄉人之秀而君子則有德有位之通稱注謂士爲州長黨正以揩侯國則可若王朝則鄉大夫爲上大夫州長爲中大夫黨正爲下大夫不得謂州長黨正爲士也其謂主人爲鄉大夫者亦專本鄉法而言若州射黨祭則又州長黨正爲主人恐不得拘也其在侯國則鄉大夫者鄉人也有飲國中賢能之禮州長者士也有習射鄉飲之禮黨正者亦士也有蜡祭鄉飲之禮鄉大夫者有賓興賢能鄉飲之禮總謂之鄉飲飲有獻酬拜洗拜受拜送拜既之禮故曰賓主共之蓋則宰夫授之而已故

曰主人共之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注）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之氣也三賓象天三光者繫于天也古文禮僎皆作遵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注）賓者接人以義言賓來以成主人之德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人也（注）以僎輔主人以其仕在官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注）聖通也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所以通賓主之意也將猶奉也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注）術猶藝也得身者謂成己令名免於刑罰也言學術道則此說賓賢能之禮（疏）此一節明

賓主介僎坐位之義也三賓象三光者謂衆賓也主人東南象夏始賓西北象冬始僎東北象春始介西南象秋始其四時不離天地陰陽之內而坐即是賓主介僎之所象也聖通也謂上諸事並是通賓主之意也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者謂通賓主之事其道已立能將行之以恭敬乃謂之禮也禮以體長幼曰德德者得也既能有禮以體成長幼于事得宜故曰德也德也者得于身也重釋禮德之義得善行于其身謂身之所行皆得于禮也術者藝也言古之人學此才藝之道也將以得身也謂使身得成就而有令名

賓敬接待之事其尊敬學習術道身得成就此謂賓賢之人有術道今以

張子曰坐有位者禮主于尊賢而已若賓主正對則兼主于敬主故賓主不相對坐以見尊賢之義雖四時之坐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也

陳氏皓曰或謂介有副辨之義僎有異入之義各從其類義或然也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注非專爲飲食言主于相敬以禮也致實謂盡酒也酒爲觴實祭薦祭酒嚌肺于席中唯啐酒于席末也疏此一節明飲酒之禮祭薦祭酒相尊敬之心貴禮賤財之義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時脯醢也敬禮也者言實既祭薦又祭酒是賓敬重主人之禮也賓取俎上之肺嚌齒之所以嘗主人之禮于席末謂席西頭也此席專爲飲食應于席之該本不爲飲食是主人敬重于賓故設席耳祭薦



祭酒嚌肺在席中者敬主人之物故在席中啐酒入于已故在席末也于席上祭薦祭酒是貴禮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卒觶主人酬賓主人先飲卒觶也致實謂致盡其所實之酒于西階上此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故不于席所而卒觶啐漱始入口猶在席末也

呂氏大臨曰孔子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吾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然則君子之于飲食飽于敬而不飽於味也飲食之禮盡主人之敬以養賓盡賓之敬以答主人者也主人獻賓賓受爵薦脯醢賓升席設折俎實祭脯醢奠爵取肺嚌之坐祭酒興席末啐酒主人之禮賓升席設折俎實祭脯醢奠爵取肺嚌之坐祭酒興席末啐酒主人行此禮也賓敬主人在禮不在食故嚌以嘗之啐以成之也啐于席之上不於席之正主於行禮不可以飲食遺也此貴敬而賤食也賓卒爵于西階之上不於席之上者明是席之上可以成飲食之事是先敬而後食也敬禮也食財也人之所以爭者無禮而志于財也如知乎貴禮而賤財先禮而後財之義則敬讓行矣一飲食之間可以化民成俗則升降之文不為末節也

方氏慤曰祭薦祭酒必祭其先而後飲食之也肺者據周人所貴祭薦祭酒則神之也故曰敬禮嚌肺則味之矣故曰嘗禮啐酒則飲之矣故曰成禮啐酒獻賓之觴也卒觶則酬賓之時也西階賓所有事之階也席之正則有別于席之末席之上則有別于席之下西階上即席之下也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

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
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注〕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于鄉射飲酒從太守相臨之禮也〔疏〕此明黨正飲酒正齒位之事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待者案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為賓其次為介其次為衆賓皆以年少者為之此正齒位之禮其賓介等皆用年老者為之其餘為衆賓賓內年六十以上於堂上於賓席之西南面坐若不盡則于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其五十者則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示有陪侍之義非即在六十者旁同南面立也以聽政役者所以立于階下示其聽受六十以上政事役使也六十者三豆至九十者六豆每十年加一豆非正禮故不得為遵豆偶也其五十者亦有豆也但二豆而已民入孝弟謂入門而能行孝弟出尊長養老者謂出門而能尊長養老也

呂氏大臨曰古之貴老也其政則導其妻子使養其老家植之桑畜之鷄豚狗彘則老者衣帛食肉矣其教則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冕則知貴老之義故飲酒之禮老者加豆有至於六也尊長近乎事兄弟也養老近乎養親孝也入則順乎父兄出則順乎長上則民德歸厚矣強不犯弱衆不暴寡人倫既正教行俗美薰沐涵濡德善而不自知故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春秋合諸州長之射冬行之黨正正齒位鄉黨習見禮容之盛漸乎禮義之俗孝弟之行不肅而成行禮之效也

語類趙恭父問此篇自鄉飲酒之義而下先儒以為記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自鄉飲酒之義而下先儒以為有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云云固足以見賓興之意後有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亦足以證序齒之事但某竊疑儀禮所載鄉飲只是鄉大夫興其賢能而以禮賓之不知說禮何取于黨飲而記為是義朱子曰此無他義只是作記者並舉之耳

蕙田案黨正飲酒之禮古經當別為一篇亦名鄉飲酒禮記所舉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皆此篇中之文而今不傳矣記禮者以篇名相同故并取釋之其實興賢尚齒明是兩事後儒求其故而不得輒思併而為一而儀禮禮記之文俱不可通矣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注鄉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注速謂即家召之別猶明也)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注繁猶盛也減曰省辨猶別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尊卑別也)

呂氏大臨曰介之升也不三揖三讓不拜洗主人不之阼階拜送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不自酌酢授主人酬主人不舉酬省于賓可知及衆賓則刀受坐祭立飲不酢其拜受者衆賓之長三人餘則不拜省于介可知於一等之中猶有省焉此所以辨隆殺也

方氏慤曰賓三賓也三賓貴於衆賓而介則輔三賓者也主酌賓為獻賓答主為酢主又答賓為酬是禮也三賓則備之至于介則省酬焉至于衆賓則又省酢矣升受坐祭立飲者其升而受爵者唯祭酒則坐飲酒則立也蓋飲酒所以養老以其卑不敢坐而當其養故也此所以殺于三賓

蕙田案鄉飲酒惟賓最尊次則介又次則三賓三賓者衆賓之長席于賓西南面者也記所云衆賓升受坐祭立飲者正指三賓而言而方氏乃以三賓為正賓不亦謬之甚乎又禮稱坐祭謂跪而祭酒非說屨升坐之坐方氏乃云衆賓卑不敢坐而當其養尤誤似未

讀儀禮者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注工謂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者自此至去不復升也流猶失禮也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疏)工入升歌三終者謂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也主人獻之謂獻瑟與歌者也笙入三終者謂吹笙之人入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而一終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人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為二終也又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崇邱此為二終也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工升歌後立司正以正之故知鄉飲酒能和樂不流耶失禮也

朱子曰合樂孔疏非是當從儀禮賈疏謂堂上歌瑟堂下笙磬合奏此六詩也三終者二南各三終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注遺猶脫也忘也疏言旅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以少長為齒以次相旅至於執觶終于沃洗是無算爵之節也弟少也言少之與長皆被恩澤而無遺棄也

朱子曰弟悌也敬順之意言能使少者皆承順以事長者而無所遺棄也

降說屨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莫不廢朝莫不廢夕寀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注朝夕朝莫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其正也終遂猶充備也疏降說屨升坐者此謂無算爵之初也以前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屨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堂坐也修爵無數者謂無算爵也熊氏云謂行爵無數無數矣

蕙田案儀禮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算爵無云修爵者此文修字當是羞之誤耳羞字爲句儀禮所云乃羞也爵無數爲句儀禮所謂無算爵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呂氏大臨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則擯相習之其義則君子知之也修其文達其義然後可以化民成俗也有貴賤隆殺之義則有別矣有別有禮也和樂而不流燕安而不亂則有節矣有節義也弟長而無遺則均均則仁矣仁義具有禮行乎一鄉達乎一國所謂正身安國矣舉斯術也達之于天下則天下安矣故由一鄉而知王道可行于天下此禮是也

蕙田案自孔子曰吾觀于鄉至此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移置本篇之首

觀承案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考訂次第裁節注疏俱爲精當而簡明惟其將經文移易之處每多不概於人心即如鄉飲酒義一篇其義在前而孔子之論在後亦何不可乃定將孔子一段移置在首恐反失先案後斷之序

矣何如悉仍舊次之爲當乎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注）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馬（疏）前經陰陽擾其氣日月言其體僎在東北象日出也介在西南象月出也賔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為大辰北極亦為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是三大辰也何休云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取以為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是天下之政教出於大辰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注）祖猶法也狗所以養賓陽氣主養萬物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注）海水之委也尊有元酒教民不忘本也（注）太古無酒用水而已（疏）呂氏大臨曰天地之間海居于東東則左也故洗在阼水在東有左海之義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俏藏也（注）春猶蠢也蠢動生之貌也聖之言生也假大也愁讀為揫揫斂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南鄉鄉仁貴長大萬物也（疏）呂氏大臨曰天子南面而立左則東方仁也鄉之則宗之也右則西方義也右之則用之也俏則北方藏也俏之則違之也天子之立如是而坐賓亦南鄉者尊賓之至也

介必東鄉介賓主也（注）獻酬之禮主人將賓將南介覿其間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注）言禮之所共由主人出也月者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注）言禮者陰也大數取象法於月也（疏）月者三日則成魄者謂月盡之後三日乃成魄魄謂月輪生傍有微光也此謂月明盡之後而生魄前月小則三日乃生魄凡建國立三卿助君治國今鄉飲酒立三賓亦象國之立三卿故云政教之本也

朱子曰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二三日月初生時也言既生魄即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此篇兩言月三日而成魄疏

知其繆而曲狥之故相戾之甚

蕙田案古人以死魄爲朔生魄爲望朔之日明已生矣至三日而曰哉生明者前此之明尚微也望之日魄已生矣至三日而曰成魄者前此之魄尚微也記云三日則成魄謂望後之三日以月自既望以後自盈而虧有盈滿不居之象三讓之義實取于此記文本無誤疏家以爲朔後之三日因謂魄在月輪傍之微光則是誤會本文耳

陳氏禮書禮義者人性之所固有然民勞於耕穫則曠於尊卑長幼貴賤之節先王於是因其暇時制爲鄉飲之禮以正齒位此尊讓絜敬之俗所以成而鬬辨暴亂之禍所以息也其屬飲則於鄉學其主則鄉

官其賓介則處士賢者其謀賓介則就先生先生致仕老于鄉里者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飲酒于序則黨正飲酒必於每歲蜡時也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于州序鄉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禮則州之飲酒必於春秋也鄉大夫三年大比而興賢能者以禮禮賓之則鄉之飲酒又於三年興賢能之時也其坐主人於東南僕於東北坐賓于西北坐介于西南此所以正齒位也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所謂正齒也以至牲則用狗樂則工歌鹿鳴之三間歌魚麗之三笙由庚之三尊于房戶之間蓋出東房洗當東榮與夫升降酬酢繁省隆殺之辨皆制之以道此孔子所以觀之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然鄉

射衆賓之席繼而西鄉飲三賓之席不屬鄉射無介而飲有介鄉射處士爲賓大夫與則易之以公士鄉飲處士爲賓有大夫與不易之者以鄉飲之所重者在賓與射異也後世鄉飲酒廢間或講求而復古者則漢明晉武常舉之於上伏湛李忠常行之於下而史臣稱之以爲美談益名生於不足也

右鄉飲酒義

淮陰吳玉搢校字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王鳴盛參校
太子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四十一

鄉飲酒禮

漢書成帝本紀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飲酒禮

續漢書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郡國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祀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犬

後漢書伏湛傳湛雖在倉卒造次必于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

蕙田案伏湛奏行鄉飲酒禮以紀傳參校當在建武五年是此禮光武時已行之不始於

永平也

李忠傳建武六年忠遷丹陽太守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

晉書禮志武帝太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令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及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

晉傳元辟雍鄉飲酒賦時皇帝親枉萬乘之尊號以幸乎辟雍鹵簿齊列官正其容乃延鄉士乃命王公定小會之常儀兮享殊俗而見遠邦揖讓而升有主有賓禮雖舊制其教惟新若其俎豆有數威儀翼翼賓主百拜貴賤攸敕酒清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及至嘻嘻笙磬喤喤鍾鼓琴瑟安歌德音有叙樂而不淫好樸尚古四坐先迷而後悟然後知禮教之宏普也

魏書孝文帝本紀太和十一年冬十月甲戌詔曰鄉飲禮廢則長幼之序亂孟冬十月民間歲隙宜于此時導以德義可下諸州黨里之內推賢而長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和妻柔不率長教者具以名聞

隋書禮儀志隋制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牟別一行鄉飲酒禮州郡縣亦每年于學一行鄉飲酒禮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六年七月已巳詔天下行鄉飲酒禮

通典貞觀六年詔曰比年豐稔閭里無事乃有墮業之人不顧家產朋遊無度酣宴是耽危身敗德咸由于此自非澄源正本何以革茲弊俗可先錄鄉飲禮

一卷頒示天下每年令州縣長官親率長幼依禮行之庶乎時識廉恥人知敬讓

冊府元龜永隆元年七月制曰鄉飲之禮爲日已久宜令諸州每年遵行鄉飲之禮

唐書選舉志唐制取士之科由州縣者曰鄉貢皆懷牒自列于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講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叙長少焉武后長安二年始置武舉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

憲田案鹿鳴宴之名始於此

通典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曰州牧縣宰所主者宣揚禮樂典冊經籍所以教者返古還淳上奉君親下安鄉族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之實竊見以鄉飲酒禮頒行于天下比來唯貢舉之日畧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之日率當州所管一一與父老百姓勸導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南陔由庚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群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以州縣久絶雅聲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具有樂器太常久備和聲請令天下三五十大州簡有性識人于太常調習雅聲仍付笙竽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行稍加勸奬以示風俗

唐開元禮鄉飲酒正齒位附

鄉飲酒之禮刺史爲主人（爲主人若無上位攝行事）先召鄉之致仕有德者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與之行禮而賓舉之（此爲貢人之中有明經進士身兼德行孝誼灼然明著道表門閭及有秀才皆刺史介以下無其人則闕正齒位每年季冬縣令爲主人鄉之老人六十以上有德行者一人爲賓次一人爲介又其次爲衆賓）主人戒賓立于賓大門

外之西東面賓立東階下西面將命者立于賓之左北面受命立于門外之東西面曰敢請事主人曰某日行鄉飲酒之禮請某子臨之將命者入告賓出立于門東西面北向再拜毋辱主人答拜主人曰吾子學優行高應茲觀國某日展禮請吾子臨之賓曰某固陋恐辱命敢辭主人曰謀於父師少師莫若吾子賢敢固以請賓曰夫子申命之某敢不敬須主人再拜賓拜主人退賓拜送主人戒介亦如之（戒辭曰某日行鄉飲酒之禮請吾子臨之正齒位無戒賓）其日質明設賓席於楹間近北向東上（正齒位設衆賓席於楹間近南北向東上）設兩壺於賓席之東北少退元酒在西加勺冪置篚於壺南東肆實以爵觶設贊者位於東



階東西面北上賓介及賓至立於廳事大門外之右東向北上執事者俱復位主人迎賓於門外之左西面拜賓賓答拜又西南面拜介介答拜又西南面揖衆賓衆賓報揖主人又揖賓賓報揖主人先入門降而右西面賓入門而左東面介及衆賓序入立於賓西南東面北上衆賓非三賓者皆北面東上（凡賓主拜揖問施皆有相贊正齒位衆賓立于三賓之後）主人將進揖當階（據禮作陳）揖賓皆報揖至階主人曰請吾子升賓曰某敢辭主人曰固請吾子升賓曰某敢固辭主人曰終請吾子升賓曰某敢終辭主人升自作階賓升自西階當楣北面立執鞉者徹幂主人適篚跪取爵興適鞉賓之進賓席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面立主人退於作階上北面拜送爵賓少退贊者薦脯（正齒位薦醢下倣此）於賓席前

正齒位賓以下年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及主人皆六豆

設折俎正齒位無折俎賓跪左執爵右取脯醢祭於籩豆之間遂祭酒啐酒興降席東適西階上壯面跪卒爵興適鐏實之進主人席前東面南酢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壯面拜賓少退主人進受退復阼階下壯面立賓退復西階上壯面拜送爵右取脯醢於主人席前主人由席東自壯方升席贊者設折俎正齒位無折俎主人跪左執爵右取脯醢遂祭酒興自南方降席復阼階上壯面跪卒爵執爵興適篚跪取觶賓之以酬復阼階上壯面跪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主人跪祭遂飲卒觶執觶興適鐏實之進賓席前北面賓拜主人少退賓既拜主人跪奠觶於薦西興復阼階上位賓遂進席前北面跪取觶復西階下位主人壯面拜送賓進席前北面跪奠觶於薦東興復西階上位主人北面揖遂降立于阼階下西面賓降立于西階西當西席東面主人將興降于禮故賓不居堂上位主人進延介介揖介介報揖至階一讓主人升阼階介升西階皆當楣壯面立主人詣東序端跪取爵興適鐏實之進於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壯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壯面受爵退復位主人於介右壯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立于西階之東贊者薦脯醢於介席前介進自壯方升席贊者設折俎正齒位無折俎介跪左執爵右取脯醢遂祭酒執爵興自南方降席壯面跪卒爵執爵興介授主人爵主人適鐏實之以酢於西階上立于介右壯面跪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跪祭遂飲卒爵執爵興進跪奠於西楹南還阼階上揖降介降立于賓南主人于阼階前西面揖衆賓遂升適西楹

南跪取爵適鐏實之進于西階下南面獻衆賓之長升西階上北面拜受爵主人於衆賓長之右北面拜送贊者薦脯醢於其席前衆賓之長升席跪左執爵右取脯醢祭酒執爵興退于西階上立飲訖授主人爵降復位主人又適鐏實之進于西階上南面獻衆賓之次者如獻衆賓長之禮又次一人升飲亦如之主人適鐏實酒進于西階上南面獻堂下衆賓每一人升受爵跪祭立飲贊者徧薦脯醢於其位訖主人受爵奠於篚主人與賓一揖一讓升賓介衆賓序升即席設工人席於堂廡西階之東北面東上（側遏曰廡）工四人入先二瑟後二歌工持瑟升自西階就位坐工歌鹿鳴卒歌升入立于堂下北面奏南陔訖乃間歌南有嘉魚笙崇丘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訖司正升西階（司正為主人之贊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慮有懈惰立司正以監之）跪取觶於篚興適鐏實之降自西階詣階間右還北面跪奠觶拱手少立跪取觶遂飲卒觶再拜賓降席取觶于篚適鐏實之詣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進立于賓東（初起旅酬也凡旅酬者少長以齒）賓跪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賓立飲卒觶適鐏實之進阼階上東南面授主人主人再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于主人之西北面拜送（旅酬同階禮殺）賓揖復席主人進西階上北面酬介介降自南方進立於主人西北面主人跪奠觶遂拜執觶興介答拜主人立飲卒觶適鐏實之進西階上西南面立介拜主人少退介受觶主人于介東北面拜送主人揖復席司正升自西階北面立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自西方近北面立于介右（旅序也于是介酬衆賓又以次序相酬也某者衆賓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一以某字別之受酬者由介東尊介使不失故位）司正退立於序端東面（避受酬者又使其贊相上下）介跪奠觶遂

拜觶興某子答拜介立飲卒觶適鐏實之進西階上西南面授某子某子受觶介立於某子之左北面揖復席司正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自西方立於某子之左北面某子跪奠觶遂拜執觶興受酬者答拜某子受立飲卒觶適鐏實之進西階上西南面授之受酬者受觶某子立於受酬者之右揖復席次一人及堂下衆賓受酬亦如之於某子卒酬者以觶跪奠于篚復階下位司正適阼階上東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於賓司正迴北面告于賓曰請賓坐賓曰唯命賓主之詞皆司正傳賓坐各就席坐若賓主俱公服者則皆降脱履于階下主人先左賓先右禮畢降納履如常正齒位於楹間北面乃揚觶而言曰朝廷率由舊章敦行禮教凡我長幼各相勸勗忠于國孝于親內睦于閭門外比于鄉黨無或愆墮以忝所生賓主以下皆再拜司正跪奠觶再拜跪取觶飲卒觶興賓主以下皆坐司正適篚跪奠觶興降復其位

司正降復位乃羞羞進也所進者醧正齒位無進羞無算爵無算樂算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三賓以上贊者二人行爵以下取足也正齒位又無算無樂亦無數或間或合盡飲而止也主人之贊者

與焉燕訖賓主俱興賓以下降自西階主人降自東階賓以下出立于門外之西東面北上主人送於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介逡巡而退

唐書韓思彥傳思彥子琬字茂貞舉茂才名動里中刺史行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觶曰孝于家忠于國今始充賦請行無算爵儒林榮之

李栖筠傳栖筠爲常州刺史行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知勸

五代史李愚傳愚守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爲相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用

宋史禮志鄉飲酒之禮有三周禮鄉大夫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賓之

一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二也州長春秋習射于序先行鄉飲禮三也後世臘蜡百神春秋習射序賓飲酒之儀不行于郡國進貢士日設鹿鳴宴猶古者賓興賢能行鄉飲之遺禮也然古禮有賓主僎介與今之禮不同器以尊俎與今之器不同賓坐于西北介坐于西南主人坐東南僎坐東北與今之位不同主人獻賓賓酢主人酬賓次主人獻介介酢主人次主人獻衆賓與今之儀不同今制州軍貢士之月以禮飲酒且以知州軍事爲主人學事司所在以提舉學事爲主人其次本州官人行上舍生當貢者與州之耆老爲衆賓亦古者序賓養老之意也是月也會凡學之士及武士習射亦古者習射于序之意也唐貞觀所放禮惟明州獨存淳化中會例行之



玉海淳化三年詔有司講求鄉飲酒故事命學士承旨蘇易簡等撰樂章三十四鹿鳴六南陔二嘉魚八崇丘二闕雎十鵲巢六五月禮院詳定其儀後不果行 十四章

宋史樂志淳化鄉飲三十四章

鹿鳴呦呦命侶與儔宴樂嘉賓既獻且疇獻疇有序休社無疆展矣君子邦家之光 鹿鳴呦呦在彼中林宴樂嘉賓式昭德音德音愔愔既樂且湛允矣君子實慰我心 鹿鳴呦呦在彼高岡宴樂嘉賓吹笙鼓簧幣帛筐篚禮儀蹌蹌樂只君子利用賓王 鹿鳴相呼聚澤之蒲我樂嘉賓鼓瑟吹竽我命吉酒以燕以娛何以贈之元纁黼如 鹿鳴相邀聚場之苗我美嘉賓令名孔昭我命吉酒以歌以謠何以置之大君之朝 鹿鳴相應聚山之荊我燕嘉賓鼓簧吹

笙我命旨酒以逢以迎何以薦之揚于王庭

右鹿鳴六章章八句

瞻彼南陔時物嘉良有泉清泚有蘭馨香晨飲是汲夕膳是嘗慈顏未悅我心靡遑　嬉嬉南陔眷眷慈顏和氣怡色奉甘與鮮事親是宜事君是思虔勗忠孝邦家之基

右南陔二章章八句

洋洋嘉魚修以美罛君子有道嘉賓式燕以娛　洋洋嘉魚行以芳罟君子有德嘉賓式歌且舞　我有宮沼龜龍擾之君子有禮嘉賓式貴表之　我有宮藪麟鳳來思君子有樂嘉賓式慰勤思　相彼嘉魚爰縱之壑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樂　相彼嘉魚在漢之梁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康　森森喬木美蔓

榮之我有旨酒嘉賓式燕宜之　喈喈黃鳥載飛載止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且喜

右嘉魚八章章四句

崇丘峩峩動植斯屬高既自遂大亦自足和風斯扇膏雨斯沐我仁如天以亭以育　崇丘巍巍動植其依高大之性各極爾宜王道坦坦皇猷熙熙仁壽之域烝民允躋

右崇丘二章章八句

闕雎于飛洲渚之湄自家刑國樂且有儀　郁郁芳蘭佩服珍之溫溫恭人哲后求之　求之無斁寤寐蘭幽人擷之溫溫恭人　郁郁芳蘭佩服珍之溫溫恭人所屬罄爾一心受天百祿　郁郁芳蘭雨露滋之溫溫恭人福履綏之　闕雎踽踽集水之央好求賢輔同揚德

光　蘋蘩芳滋同誰掇之願言賢德靡日不思　偶

其賢德輔成已職求配玉音服之無斁　潔其粢盛

中心匪寧薦於宗廟助君德馨　賢淑來思人之表

儀風化天下何樂如之

右關雎十章章四句

彼鵲成巢爾類攸處之子有歸璵瑤是祖　彼鵲成

巢爾類攸匹之子有行錦繡是飾　彼巢成巢爾類

攸共之子有從蘭蓀是奉　伊鵲成巢珍禽戾止婉

彼佳人配于君子　伊鵲營巢珍禽攸處內助賢侯

弼于明主　伊鵲營巢珍禽輯睦均養嘉雛致于蕃

育

右鵲巢六章章四句

名臣奏議宋太宗時鄉貢進士田錫請復鄉飲禮書



曰臣聞聖人制鄉飲酒之禮行鄉校之間俾人徧知

而易識也蓋其禮甚辨其儀甚詳有獻祭之儀有俎

豆之數命鄉人之賢者爲主延鄉人之老者爲賓揖

讓拜起皆有儀升降進退必有位以金石之樂和其

節以雅頌之詩導其情自秦承周衰漢邇秦亂不能

行之漢世祖始一行之旋廢西晉行之又廢至唐乃

明著禮文散頒郡國長吏以化黎民至開元中宣州

刺史裴耀卿以爲鄉飲之儀惟于貢士之日畧得舉

用其餘寢停乃拜奏上言歲行禮制於是宣州耆老

每聞歌白華華黍之詩南陔由庚之頌觀者踴躍聽

者感泣風移俗易以是知先王之禮不徒行也願陛

下申明舊典頒鄉飲之禮使其觀祭獻之嚴則知不

忘報本矣觀蘋藻之祀則知所貴者誠矣見賢者爲

主則知懋德者可尊矣視老者爲賓則知年高可恭矣閱揖讓拜起之式則知謙恭撙節之可學矣見升降進退之容則知折旋俯仰之可習矣聞白華南陔之詩則知孝於父母矣聽雅音正聲之奏則悅於和樂矣月而習之歲而行之稔禮漬道草惡歸善爲父而慈爲子而孝爲兄而友爲弟而恭爲夫而和爲婦而柔一家率之一鄉化之一國興之天下同之得非王者厲精於禮樂而致之有然哉則比屋可封之俗不獨堯舜之時也聖代當復見矣

蕙田案淳化修鄉飲之儀實自錫言發之觀承案宋時猶行鄉飲之禮庶幾尚能存古然何不即用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之舊文而必另造其詞乎且既欲另造則宜別爲其詞以合隨時從俗之義亦可也而乃改頭換面南雅古詞何耶且笙入無詞尤不當造其病正與束晳同適增其陋而已

玉海徽宗政和三年詔州郡鹿鳴宴改爲鄉飲酒

宋史禮志政和禮局定飲酒登降之節與舉酒作樂器用之屬並參用辟廱宴貢士儀其有古樂處令用古樂既又以河北轉運判官張孝純之言周官以六藝教士必射而後行古者諸侯貢士天子試諸射宮請詔諸路州郡每歲宴貢士于學因講射禮于是禮官參定射儀鄉飲酒前一日本州于射亭東西序量地之宜設提舉學事諸監司知州通判州學教授應赴鄉飲酒官貢士幕次本州兵馬教諭備弓矢應用設樂其日初筵提舉學事知州軍通判帥應赴鄉飲酒官貢士詣射亭執弓

矢揖入射乘矢若中則守帖者舉獲唱獲執算者以算
投壺畢多算勝少算射畢贊者贊揖酬酢如儀畢揖退
飲如鄉飲酒 案玉海作政和五年
高宗紹興七年郡守仇念置田以供鄉飲之費
高宗本紀紹興十三年夏四月癸亥頒鄉飲酒儀于郡
國
禮志紹興十三年壬部郎中林保乞修定鄉飲儀制徧
下郡國于是國子祭酒高閌草具其儀上之
玉海林保修定鄉飲酒矩範儀制請徧下郡國令取明
州已行儀制與林保所具規式參酌修具鏤板頒行奏
可其禮有主賓僎介三賓有肅賓序賓祭酒主獻賓酬
主人酬介介酬衆賓修爵無算沃洗揚觶拜送既及約
束九事



宋史高宗本紀紹興十七年春正月辛卯以舉人多冒
貫命州縣每三歲行鄉飲酒禮以貢士
禮志慶元中朱熹以儀禮改定主賓僎介之位其主則
州以守縣以令位于東南賓以里居年高及致仕者位
于西北僎則州以倅縣以丞或簿位東北介以次長位
西南三賓以賓之次者司正以衆所推服者相及贊以
士之熟于禮儀者其日質明主人率賓以下先釋菜于
先聖先師退各就次以俟肅賓介與衆賓既入主人序
賓祭酒再拜詣罍洗洗觶至酒尊所酌實觶授執事者
至賓席前跪以獻賓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賓
主以下各就席坐訖酒再行次沃洗贊者請司正揚觶
致詞司正復位主人以下復坐主人興復至阼階揖下
僎從賓介復至西階下立三賓至西階立並南向主人

拜賓介以下再拜賓介與衆賓先自西趨出主人少立自東出賓以下立于庠門外之右東鄉主人立于門外之左西鄉僎從主人再拜賓介以下皆再拜退

朱熹行鄉飲酒禮告先聖文　一昨朝廷舉行鄉飲酒之禮而縣之有司奉行不謹容節謬亂儀矩闕疎甚不足以稱明天子舉遺興禮之意今者賓興有日熹謹與諸生考協禮文推闡聖制周旋揖遜一如舊章即事之初敢以含菜之禮謹修虔告

理宗本紀景定五年夏四月辛亥詔郡邑行鄉飲酒禮

明會典洪武初詔中書省詳定鄉飲酒禮條式使民歲時燕會習禮讀律期于申明朝廷之法敦序長幼之節遂爲定制五月定在內應天府及直隸府州每歲孟春正月孟冬十月有司與學官帥士大夫之老者行于學校在外行省所屬府州縣亦皆取法于京師其民間里社以百家爲一會或糧長或里長主之百人內以年最長者爲正賓餘以齒序坐每季行之于里中若讀律令則以刑部所編申明戒諭書兼讀之其武職衙門在內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及指揮使司凡鎮守官每月朔日亦以大都督府所編戒諭書率僚佐讀之

明集禮縣邑飲酒讀律儀注

立賓主介僎

每冬季行事縣令爲主以鄉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行者一人爲賓其次一人爲衆賓其次一人爲介又其次一人爲三賓又之士大夫年德可尊禮者一人爲僎（如無則以縣丞主簿爲之無則闕）以衆所推服者一人爲司正贊禮一人及贊引者皆擇士之

容貌詳緩習禮儀者爲之賓主各有贊引讀律一人使能者

陳席設位次席爲坐席位爲立位次爲更衣服之所

設賓席于堂北兩楹之間少西南面冠禮醮于客位今世亦指此處爲客位主席于阼階上西面在東楹之東少北介席于西階上東面在西楹之西少北賓席于賓東南面謂兩楹之間少東世俗謂此處爲主位三賓席于賓西南面與賓共爲一列皆專席不屬衆賓六十以上者席于西序東面北上若賓多則又設席于西階上北面東上僚佐謂縣丞以下若丞爲僕則主簿典史居此設衆賓五十以下者位于堂下西階之西當序東面北上若賓多則又設位于西階之南北面東上凡立位皆設席而不坐至無笑爵乃坐司正及讀律者位于堂下阼階之南北面西上案儀禮司正位于兩階之間北面而脯醢薦于其位今薦脯醢皆設桌案與古異故改位于此設主之贊者位于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設主及僚佐以下次于東廊賓介及衆賓次于庠門之外僕次亦在門外



陳器

設酒尊于堂上東南隅加勺冪用葛巾爵洗于阼階下東南罍一于洗西實以爵觶盥洗在爵洗東設卓案于堂上下席位前案儀禮編有脯醢皆薦于其位則立者亦當有之但古者席地而坐故薦于地上今難從陳豆于其上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堂下者二豆主人豆如賓之數若九十者爲賓六豆則主人亦六豆其餘悉倣此皆實以葅醢賓與賢能則用脯醢設奠爵卓案于東序端及西楹南各一

舍菜

若賓與賢能則前一日舍菜于先聖先師如常儀正齒位則省

立班

其日質明主及賓介以下各就次執事省視器饌畢請

主次前告具乃命鼓人鳴鼓贊引導主及僚佐以下出
次（主及僚佐朝服餘深衣）主立于阼階下西面僚佐序立于主之後皆
西面北上司正及讀律者北面西上贊禮進立于東階
之西近堂廉賓之贊引導賓以下盛服出次序立于庠
門外之右介居賓南三賓居介南衆賓居三賓之後皆
東面北上（僎仍居次不出）

迎賓

班定贊引唱主迎賓贊引進主之左曰請迎賓乃導主
出庠門外西面立（僚佐不出）贊引唱揖主揖賓以下皆揖贊引
唱肅賓主揖賓賓報揖贊引導主先入門左西面立賓
之贊引唱揖賓揖介介揖衆賓序行入門右皆東立如
門外之序

序賓

主揖賓遂行當階再揖將及階又揖賓皆報揖皆贊引
唱之至階主阼階下西面即初位賓西階下東面介居
賓南三賓居介南衆賓居三賓南俱東面北上

獻賓

贊禮唱主以賓升贊引進主之左曰請延賓主與賓三
讓主先升阼階賓升西階俱當楣下北面立贊禮唱獻
賓贊引進於主之右曰請酌酒導主降自阼階詣盥洗
位次詣爵洗位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升詣尊所執
事者舉冪主執爵酌酒以爵授執事者（並如釋奠儀）至賓席前
執爵者以爵授主主西北面獻賓贊引導賓自西階趨
就席末東南面受爵主揖送爵賓報揖卒爵以爵授執
事者（謂賓之執事者蓋將酢於主也）主退立于阼階上北面賓退立于西階
上北面如初升

賓酢主

贊禮唱賓酢主贊引進賓之左曰請酌酒導賓降自西階執爵者從詣盥洗位爵洗位升自西階詣尊所酌酒並如前儀至主席前執爵者以爵授賓賓東南面酢主贊引導主趨就席末西壯面受爵賓揖送爵主報揖卒爵賓退立于席末（賓之席也酢事畢退立于席末主將與介為禮也）主乃以爵奠于東序端卓上復作階上壯面立（主退復作階而不就席末者將有事也）

獻介

贊禮唱主延介贊引進曰請延介導主降自作階西南面揖介至階一讓主遂升介升西階並當楣下壯面立贊禮唱主獻介贊引進曰請酌酒導主詣東序端取所奠爵授執事者詣尊所酌酒以爵授執事者如前至介席前執爵者以爵授主主西南面獻介贊引導介自西階上趨就席末壯面受爵主乃揖送爵介報揖卒爵以爵奠于西楹南退作階上壯面如初（將與三賓為禮也）主以爵奠于西楹南退作階上

獻三賓

贊禮唱主獻三賓贊引導主降作階西南面三揖衆賓皆報一揖主升取西楹南所奠爵酌酒如前進西階上南面獻衆賓之長贊引導衆賓之長一人升西階上壯面受爵主揖送爵賓長報揖卒爵以爵授主賓長就席立于席末（三賓之席也）次導賓長之次者一人升受爵如前又次一人亦如之主乃以爵授執事者少退西面立

獻衆賓

贊禮唱獻衆賓執事者酌酒授主主復進西階上南面獻衆賓衆賓六十以上者每一人升西階上受爵卒爵

退就西序之席立于席末升者畢主以爵授執事者下奠于篚堂下者不獻主退就席末位

升位

贊禮唱衆賓皆升位主乃自席末先升席賓介以下皆自席末升席堂下者就位引僚佐升自東廡就席堂上者坐堂下者立

饌入 無饌則去此條升位後饌始入者儀禮注云不干主賓正禮也

贊禮唱饌入贊引導饌出次 饌朝服致仕者服深衣亦從便 入門左主降自阼階迎于門內 賓介降一等主西階賓不降 主與饌揖讓升主升阼階饌升西階當楣北面立 賓介皆升立西階東面北上 贊禮唱主獻饌贊引進曰請酌酒導主降洗爵詣尊所酌酒如賓儀至饌席前東北面獻饌贊引導饌自西階上趨就席末東西南面受爵主揖送爵饌報揖卒爵以爵授主主以授執事者下奠於篚主及賓介各升席

揚觶

贊禮唱司正揚觶贊引導司正出位詣盥洗位盥手帨手次詣爵洗位取觶贊于篚洗觶拭觶升自西階詣尊所酌酒進兩楹之間北面立贊者唱在坐者皆起賓主以下皆起拱立司正乃舉觶而言曰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爲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勗爲臣竭忠爲子盡孝內穆於閨門外順於鄉黨無或廢墜以忝所生言畢揖賓主以下皆揖司正遂飲卒爵復揖以爵授執事者降自西階復位賓主以下復坐

讀律 若賓興賢能不用此

贊禮唱讀律執事者設律案于堂上兩楹之間次引讀律者出位詣盥洗所盥手帨手訖乃升自西階執律者

以律從至案前北面立執律者以律置案上立于案傍
西面在坐者皆起讀律者揖賓主以下皆揖復坐乃展
律詳緩讀之畢在坐者又起讀律者揖賓主以下皆揖
讀律者降自西階復位執律者以律從如初

無算爵

贊禮唱爵行無算於是堂下者皆坐執事者行酒酒三
行或五行食三品或五品徧及主之贊者皆與

賓出

贊禮唱禮畢主興降自作階賓以下降自西階僚佐降
自東廡堂下衆賓以序俱出至門外主門左西面僚佐
以下列主之後賓門右東面介居賓南三賓居介南衆
賓居後贊引唱揖賓主以下皆揖退

蕙田案集禮定於明初其時賓興賢能尚用

鄉飲之禮洪武十六年重頒圖式刪去此條
而賓興與鄉飲判為兩事矣

里社飲酒讀律儀

立賓位

里長為主以鄉之老人七十以上有德習禮者一人為
賓次一人為介又次為衆賓讀律一人使能者

陳設

設賓席於堂之西北南面設主席於東南西面介席於
堂之西南東面衆賓六十以上者席於兩序東西相向
五十以下者席於堂下亦東西相向各設卓案於席前
豆用葅醢設讀律席東楹下西面如教官講書之位

序賓

其日質明賓介及衆賓皆至門外主出迎東向揖賓賓

以下西向報揖主先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介與衆至階
主升西階上東面賓介於東階上西面衆賓六十以上
者皆自東階升分爲兩班東西相向北上居西者立主之後居東者立賓介後五十以下者立堂下亦分兩班東西相向北上主與賓
皆揖各就席坐執事者行酒酒一行止

讀律

執事設卓案於東楹讀律席前次引讀律者正衣冠升
席展律于案詳緩讀之畢起立拱手坐者皆起立拱手
讀律者揚言曰恭惟國家憲章先王明刑弼教期協于
中爰用古禮屬民讀律凡我長幼尚敬共夙夜毋干憲
憲以忝祖父言訖斂律降席復位位在堂下衆賓之列賓復坐酒三
行止

賓出

主先與賓介以下皆興序立如初升堂下者亦如之賓
主皆揖主送于門外揖退

明會典洪武十六年頒行鄉飲酒禮圖式　一各處府
州縣每歲正月望日十月朔日舉行於學宮除僎賓外
衆賓序齒列坐其僚屬則序爵前一日執事者于明倫
堂依圖陳設坐次至日主及僚屬司正先詣學遣人速
賓僎以下比至執事者報賓至主偕僚屬迎於庠門之
外以入主東賓西三讓三揖而後升堂東西相向立贊
兩拜畢皆坐僎至介至儀亦同既齊至各就位執事者
引司正由西階升詣堂中北面立執事者唱僎賓以下
皆立各相揖執事舉酒授司正司正曰恭惟朝廷率由
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爲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
勉爲臣盡忠爲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友弟恭內睦宗族

外和鄉里無或廢墜以忝所生讀畢司正遂飲酒以觶授執事仍各相揖司正復位及僎賓以下皆拱立行揖禮如揚觶儀及讀皆肅而聽之有過之人俱赴正席立聽讀畢執事者舉饌案至賓前次僎次介次主三賓以下次第舉之乃主獻賓執事者酌酒以授主主受爵詣賓前置于席稍退贊兩拜賓答拜以次奠爵儀如之畢主復位遂酬主賓起僎從之執事者酌酒授賓賓受酒詣主前置于席稍退兩拜賓僎主皆拜遂就位坐酒三行湯三品遂徹饌各起離席僎主僚屬居東賓介三賓衆賓居西行兩拜禮遂送賓分東西行乃三揖出庠門而退　一里社每歲春秋社祭會飲畢行鄉飲酒禮所用酒穀即一百家內供辦坐以齒次年老者雖至貧上坐少者雖至富必下之不許攙越違者以違制論有過



犯者雖年長而富亦坐席末聽讀律受戒諭飲酒畢同退如不行赴飲及強坐衆賓之上者爲頑民許主席及諸人首告遷邊遠爲民主席及衆賓容隱者同罪其各里社以百家爲一會內以里長主席其餘選年最高有德人所推服者一人爲賓其次一人爲介餘以年齒叙坐如有致仕者主席請以爲僎擇通文學者一人爲介餘以年齒叙一人讀律一人贊禮前期主詣賓門請曰某日行鄉飲酒禮吾子年高德邵敢請爲賓賓曰某固陋恐辱命敢辭主曰詢諸衆莫若吾子賢敢固請賓曰夫子申命之某不敢辭主遂拜請介亦如之但敢請吾子爲介先執事者設賓席于堂中稍西南向設主席于堂東南西向賓六十以上者席于堂中上兩序東西相向如賓多年幼者席于堂下阼階之南北面西上至日主迎賓及獻

酬揚觶讀律酒數行皆如學宮儀飲畢明日賓介僎衆賓詣主家拜謝鄉飲之賜主出門拜謂辱昨日之來一鄉飲之設所以尊高年尚有德興禮讓敢有諠譁失禮者許揚觶者以禮責之其或因而致爭競者主席者會衆罪之

二十二年定鄉飲酒禮凡良民中年高有德無公私過犯者自爲一席坐于上等有因戶役差稅遲悞及曾犯公杖私笞拍犯在官者又爲一席序坐中門之外其曾犯奸盜詐僞說事過錢起滅詞訟蠹政害民排陷官長及一應私杖徒流重罪者又爲一席序坐于東門之外執壺供事各用本等三家子弟各要分別三等坐次善惡不許混淆其所行儀注並依原頒定式如有不遵序坐及有過之人不行赴飲者以違制論

蕙田案洪武二十二年所定鄉飲儀分善惡三等序坐不得混淆蓋於講禮讀法之時微寓彰善癉惡之指雖古禮所未有而於化民成俗之義亦有當焉惜乎有司視爲具文未聞有實心奉行者也

右歷代鄉飲酒禮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八

淮陰吳玉搢校字